



□ 12  
476  
34





十三經注疏

周禮八

仁  
476  
34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

鄭氏注

賈公彥疏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

反疏注物謂至用黝○釋曰陽祀用騂陰祀用黝者牧人

及社稷也鄭舉此二者其望祀各以其方色牲大祭祀夜

疇且以詔百官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且以警起

詔音景疏注夜夜至風興○釋曰漏未盡者謂漏未盡

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

國事為期則告之時象雞知時也告其有司主事者

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且明行事告時者疏注象雞至

至此且明而告之○朝直遙反比毗志反



12  
18  
34

所錢支  
有拘那  
產陶盧氏  
固回款庭



曰引少牢曰者謂祭前之夕宗人主禮官請主人祭期主人  
告期曰旦明行事其比其日數時節由子則宗人者主人即  
若不敢自由然故讓之也案庭燎詩注王有雞人之官凡國  
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非也案齊詩  
東方未明序云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  
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注云挈壺氏掌漏刻者彼不云雞  
人者案挈壺氏云凡軍事懸壺無告期之事則天子備官挈  
壺直掌漏刻之節雞人告期彼齊詩  
是諸侯兼官故挈壺氏兼告期也 凡祭祀面禳豐

**共其雞牲**

**疏** 凡祭至雞牲。農云面禳四面禳也。豐讀為微。禳如羊反。  
屬而禳謂祈禱之屬。注豐豐至為微。釋曰鄭云豐  
豐廟之屬者言之禱則豐鼓豐甲兵皆在其中。豐廟以羊己  
下雜記文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云  
微為飾治之義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

**其實**

位所陳之處酌沛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  
用亦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沛子里反下同齊才  
計反下文注除。疏 司尊至其實。釋曰此經與下文為目  
齊語齊人並同。直云六彝六尊案下兼有鬱尊不言者  
文略也。注位所至之屬。釋曰云位所陳之處者此下經  
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醴在戶齊醴在堂彼  
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云酌沛之  
使可酌各異也者此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  
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  
用不同是也云實鬱及醴齊之屬者醴齊之中有三酒也

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  
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  
昨也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  
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  
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



舜雖舜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

兩山尊皆有晶諸臣之所昨也

后於是是以璋瓚酌亞裸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  
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  
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也於朝是薦朝事之豆籩  
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  
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  
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籩其變再獻為饋  
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此凡  
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  
之二祿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  
洗玉爵獻卿是共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  
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舉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酌  
尸以玉爵也王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  
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鬯言春  
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為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  
酌鬯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  
今時承槃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

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  
以裸神彝神之所飲也詩曰錡之罄矣維罍之耻罍讀為稼  
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  
以斝周以黃目爾雅曰斝黃目尊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  
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尊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  
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也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  
讀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大尊太古之瓦尊山  
尊山壘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故  
書踐作饑杜子春云饑當為踐玄謂黃目以黃金為目郊特  
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  
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  
朝享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雖馬  
屬印而長尾山壘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兩獻本或  
作戲作儀同素何反注及下注汗獻同鞞音稼著直略反  
注同朝享直遙反注朝享朝受政猶朝及下文朝用同雖音  
誅又以水反兩大音泰注同益烏浪反淺莊產反酢才洛反  
卣音酉又音由本亦音攸蛇虺上音虺下許偉反射隼  
食亦反下荀尹反禹音遇劉音隅叩魚丈反又五剛反  
春祠至昨也釋曰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  
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



也鼻與齊尊各用二尊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  
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  
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鬯尊不言數者禘祫  
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  
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大禘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  
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  
則尊有十矣其禘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取足而  
已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鬯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  
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注禘謂至之形○  
釋曰言禘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者宗廟之祭先作樂  
下神則大司樂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注云先奏是  
樂而禘焉是禘有二此言圭瓚之時內宰贊之故內宰職云后於  
是以璋瓚酌亞裸是也后裸之時內宰贊之故內宰職云后於  
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若然非直贊裸而已至於后之朝踐  
饋獻及酌用瑤爵皆贊之引郊特牲者證裸以鬱鬯又用圭  
璋也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裸是陰氣故郊特牲又  
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裸  
後王乃出迎牲案內宰注云王既裸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  
自相亞故先言王既裸出迎牲后乃後裸此違者彼注取王事  
也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

朝事八豆八簋王迎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王  
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  
七體薦於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  
醴齊以獻尸此謂經朝踐用兩獻尊也禮器云后亦以玉爵酌  
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  
后於是薦朝事之豆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  
薦豆是薦朝事之豆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云  
事訖乃說后事故後言薦豆也云變朝踐言朝獻者尊相  
因也朝獻謂尸卒食後王酌之者此朝獻於經當秋之祭鄭  
既未解春夏再獻先釋秋冬朝獻者以其朝獻是王酌尸因  
朝踐之尊醴齊故鄭先通解之云再獻者王酌尸之酌尸因  
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盃齊備卒食三獻也者此言再獻  
即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象尊尸食後陰厭王酌尸后與  
賓長為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酌尸因饋  
獻盃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酌尸因  
及邊人有朝事之豆邊有饋食之豆邊有加豆邊之實故鄭  
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饋食後重加豆加鄭  
邊當酌尸節案內宰職云贊后饋加豆邊故知內宗薦之云  
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饋獻謂薦熟時者此言饋獻  
當經秋冬祭之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據文為

司農疏卷下

四



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  
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是王酌尸後節也是以云  
饋獻謂薦熟時也此即禮運云熟其殺鄭注云體解而爛之  
是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此即醢人籩人饋食之豆  
籩者也云此凡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九謂王及后裸  
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酌尸各一是一是各四也諸臣酌尸一  
并前八為九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是正獻案特牲少牢仍  
有衆賓長兄弟之長嗣子舉奠上利洗散為加獻彼並非正  
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者天子諸侯  
祭禮亡雖檢禮記及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  
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醑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酌尸  
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爲說也云二裸為奠而尸飲七矣  
王可以獻諸臣者王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  
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差也者彼據侯伯禮宗  
廟七獻二裸為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即天子與  
上公同九獻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諸臣若然子  
男五獻者二裸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諸臣若然子  
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二裸直有酌尸三獻獻祝  
是也云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瓚加用璧角璧散  
者彼賜魯侯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爲證言灌用玉瓚者

謂以玉飾瓚以大圭爲柄此大圭非謂玉人大圭長三尺者  
直是以玉爲柄謂之大圭也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  
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即內宰所云瑤爵一  
也以瑤玉爲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散  
之名也又鬱人職曰受舉舉之卒爵而飲之者引之欲證王  
酌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也云則王酌尸以玉爵也王酌尸  
亦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再獻謂后與諸臣  
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者案尚書云鳴鳥  
之不聞彼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  
形也云皆有舟皆是有爵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  
即文自具故知有之同也云昨讀曰酌者主人主婦賓長獻  
尸皆有酌報不得爲昨日之神靈共尊者王酌尸因朝踐之  
者酌報以自酌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酌尸雖  
尊醴齊尸酌王還用醴齊后酌尸用饋獻之尊盞齊尸酌后  
還用盞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酌尸雖  
得與后同用盞及尸酌實長即用蠶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  
酌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  
今時承槃者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爲況  
也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翠青爲飾象尊以鳳



皇此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  
云飾以翡翠後鄭猶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證  
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定十年夾谷之會孔  
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為野亭之義也云  
尊以裸神者司農解犧象不出門之意其實獻尸而云裸神  
者尸神象尸飲即是裸神若云奉觴賜灌之類非謂二灌用  
鬱鬯也云鬯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鬯諸臣之所酢故知  
諸臣所飲者也引詩者證鬯是酒尊之義云鬯讀為稼稼  
畫禾稼也者以諸尊皆物為飾今云鬯於義無取故破從稼  
也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明堂位者證難彝是  
夏法鬯彝是殷法黃彝是周法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為  
上自是犧象之屬為中鼎為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略  
尊也者義不安云著地無足於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  
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  
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  
其義也引之者證壺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  
也在四時之間故曰問祀者案大宗伯禘祫在四時之上當  
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下故後鄭不從也鄭  
司農讀雖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據  
故後鄭皆不從也又云大尊大古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

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證也立謂黃目以黃金為  
目者無正文鄭以目既為眼目黃又為黃金字同故為黃金  
釋之也引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  
主以事有所請禱者此追享知祭遷廟主者案祭法云去廟  
為壇去壇為壇壇謂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  
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  
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祫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大  
廟因即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  
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  
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若然  
謂告朔自是受十二月政令故名明堂為布政之宮以告朔  
說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但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者彼譏  
廢大行小引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若不郊猶三望與郊  
亦別也云雌馬屬叩鼻而長尾者案雞彝鳥彝相配皆為鳥  
則虎彝雌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在釋獸中爾雅云雌馬屬  
彼注云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賴尾未有歧鼻  
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  
養之為物捷健云山疊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者疊之字



於義無所取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  
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本而釋之以刻畫山雲之  
形者也異義第六疊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  
夫皆以金士以梓古廷說疊器諸臣之所醉人君以黃金飾  
尊大一石金飾亡曰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說天子以玉  
雖無明文疊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  
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雞彝象彝等皆有所  
出其虎彝雖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  
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雌而已也 凡

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盞齊流

酌凡酒脩酌故書縮為數齊為盞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流酌者挾勺而酌也

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盞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  
當為縮齊讀皆為案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醴在戶案醴  
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醴酒盞齊也郊特牲曰縮酌  
用茅明酌也醴酒流于清汁獻流于醴酒猶明清與醴酒于  
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流成也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  
誤也賁鬱和相鬯以醴酒摩莎沖之出其香汁也醴齊九濁

和以明酌沛之以茅縮去滓也盞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  
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盞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  
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  
此四者祿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盞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  
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獻酌素何反司農音儀流舒  
反李一音雪脩酌直歷反注同數音朔下同為盞子兮反梳  
飾舒銳反飾或作拭勺上酌反下同齊和胡臥反醴莊產反  
案才計反記作齊音同緹音體舊澤音亦下曰醴音 疏 六  
同摩莎素何反去滓起呂反浩胡老反或古老反 疏 六  
至脩酌。釋曰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酌與醴  
齊盞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疊者亦是文不具也凡  
言酌者皆是沛之使可酌也。注故書至三酒。釋曰司農  
云獻讀為儀已下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為沛酒之法而司農  
皆不為沛酒法其言無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齊讀皆  
為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為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  
為案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破說玄謂引禮運者欲破彼  
醴從此盞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  
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次之則醴酒  
盞齊也者於此經及酒正言之盞次醴禮運醴次醴以醴當



蓋處即一物明醖酒蓋齊也蓋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引郊特  
牲曰縮酌用茅明酌至醖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沛酒法難解  
故釋此經沛酒之法也此云醖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  
字於彼重解之云此言縮酌者醖酌然後用茅沛之使可酌  
醖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醖齊然後用茅沛之使可酌  
故為明酌也云醖酒流于清者醖酒即蓋齊蓋齊差清亦不  
言縮則不用茅流謂新亦謂沛之也彼記人亦取此蓋齊流  
酌解之以蓋齊欲沛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沛流使可酌故直  
云流于清也云汁獻流于醖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  
釋之云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也云流于醖酒者以鬱齊尊  
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蓋齊差清者和鬱齊沛之故云流于  
醖酒也云猶明清與醖酒于舊醖之酒也者此記人復恐不  
曉古之沛酒之法故舉常時沛酒之法以曉人也云明清者  
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醖謂蓋齊也三者皆於舊醖之酒中沛  
之但云醖酒即事酒也今云舊醖則醖中之舊冬釀接春而  
成故云舊是昔酒也云此言轉相沛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  
之言也云醖齊尤濁和以明酌沛之者醖齊對蓋齊已下三  
者為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醖齊也蓋齊差清和以清酒  
沛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沛之而已云其餘三齊泛從醖  
緹沈從蓋者以沛三者無文故鄭約同此三齊以泛齊濁不

過與醖齊同緹沈清無過與蓋同故略為二等沛五齊也云  
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文列彝爵鬯三尊此見沛鬱與  
三齊凡酒事相當故凡酒謂三酒非一故稱凡也云脩讀為  
滌濯之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欲解滌為水之意必知  
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  
用水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縮酌用茅  
明酌也云澤讀曰醖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縮酌用茅  
重解當時之法以曉人者也云凡此四者祿用鬱齊朝用醖  
齊饋用蓋齊諸臣自酌用凡酒者此以上列尊及沛酒次第  
為先後祭禮有祿有朝踐饋醖醕尸次第為先後推次可知  
也云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  
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四齊據禘  
祭明大事禘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四齊據禘  
言之者連言挾句耳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  
大禘也即此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時也疏注  
事是禘可知也釋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廟厥明  
省至徹也○釋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廟厥明  
將向壙為大遣奠時有之故鄭云謂大遣時云奠朝夕乃徹  
也者此大奠徹之早晚無文案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是朝夕乃徹其大遣亦朝

司禮流卷下

八



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酒存省之意也大旅亦如之故旅者國有大國有存其奠彝則疏注旅者至即徹○釋曰鄭知旅是大國有陳之不即徹故之祭者見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知也云亦存其奠彝者以其祭云亦如之明亦如大遣奠存省之云則陳之不即徹者云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速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且案小宰注天地至尊不裸此得用彝者此告請非常亦如大遣奠之而已亦非裸耳

###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五几左右玉彤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疏及其處○彤徒冬反莞音官又音丸藻本又作纁音早疏注五几至其處○釋曰云五几左右玉彤彤漆素者其玉彤已下數出於下文云左右者唯於玉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玉几下云左右玉几祀先王酢席亦如之但受酢席未必有几故不云几筵其彤几已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則几在右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云右彤几國賓云左彤几諸侯自受酢亦無几故不言几也漆素並云俱右是為神也云

五席莞纁次蒲熊者亦數出下文仍有葦菴席不入數者以喪中非常故不數直取五席與五几相對而言耳云用位所設之席者即下凡大朝覲已下是也云及其處者王受朝覲席在廟牖間大射席在虞庠祀先王在廟與及堂酢席王在廟室西面自諸侯已下亦皆在廟惟熊席漆几設在野所征之地耳經云各物鄭不解之者義在可知故略之也

### 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 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

### 黼純左右玉几

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為幽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緣也纁讀為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為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大保芮公等被冕服憑玉几立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纁席削蒲莢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朝觀直遙反下注來朝朝者同後朝覲朝見之類放此黼音甫依於豈反下及注同鄉許亮反下及注同純章允反劉之閏反司農音均下同為王于偽反下為布同幽彼貧反綠悅綃



反率音律下同馮皮冰  
凡大朝觀非四時常朝常朝則春夏受贊於朝秋冬受贊於廟不常在廟也此朝觀言大則因會同而行朝觀之禮謂春秋來時若冬夏來則曰大宗遇也云大饗者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即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大射謂王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小學虞庠中云凡封國命諸侯者此即典命云其出封皆加一等之屬是也云王位設黼依者案爾雅牖戶之間曰扆於扆之處設黼黻即白黑文而為斧形此斧以木板為即即掌次皇邸一也故鄭彼注云邸後板以此斧板置於扆即以黼扆為扆名也云依前南鄉設莞筵已下以席三重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藉之曰席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注斧謂至成文。釋曰鄭云斧謂之黼者案禮記明堂位云天子負斧扆及諸文多為斧字者若據續人職則云白與黑謂之黼據采色而言之若據黼於物上則為金斧文近刃白近釜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故鄭以斧釋黼云其黼白黑文者續人職文鄭知以絳帛為質者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此黼畫之故知絳帛絳帛即丹質也云其制如屏風然者屏風之名出於漢世鄭以今曉古故舉屏風而為況也

孔注顧命其置竟戶牖間竟終也戶牖間狹故置之終滿戶牖間也云左右有兒優至尊也者此經所云王皆立不坐既立又於左右皆有兒故鄭注大宰云立而設兒優至尊據立而言此據左右皆有而不言故注相兼乃具也司農云紛讀為均而於義不安故更云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者案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取虢之旗賈服杜君等皆為均同也但司農讀為均即準音與純同故云純綠也云繡讀為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率鞞鞞厲旃纓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為席者此見下有熊席故為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馮玉几之義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此見漢世綬是薄帔有文章而狹以為席之緣故言之也鄭知繡席削蒲蒻展之編以玉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歡席如此故還舉漢法況之也云畫謂雲氣也者鄭於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蓋五色雲為之文也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章者鄭亦見漢世以桃枝竹為席次第行列有成其文章故言之也

**先王昨席亦如之**  
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至所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

**疏**  
祀先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之。釋曰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醉謂王酌尸。尸醉王受。醉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注鄭司農至設席。釋曰司農云。醉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醉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醉不得為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授尸。醉法者謂若鬱人注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人受之。又酌授尸。尸醉。王於是席。王於戶內也。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醉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醉。有席與彼異。至於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特牲無致爵於賓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酌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亦於諸臣。案特牲。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設於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於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

右彫几

續畫文也。不莞席。加纁者。纁柔。嚙。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續胡內反。嚙。本或作嚙。又作嚙。同。如充。疏。諸侯至彫几。釋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反。疏。之。諸侯至彫几。釋曰。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純者。畫雲氣。此云。續。即非畫雲案。續人職。對方為績。是對方。為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為緣也。云不莞。席加纁者。纁柔。嚙。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纁。今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鄭以下文。決此。今諸侯祭祀。席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纁者。以其纁柔。嚙。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即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纁在上。為宜也。又不以纁在莞下者。昨席。莞筵。紛純。纁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

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彫几

昨讀亦曰。醉。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為布筵。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彫几。疏。昨席。至彫几。釋曰。諸侯酌尸。醉。主君亦聘者。彫几。疏。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及筵。國賓在牖前。亦如之。亦如同二種。席也。几。席。雖同。但上文。鬼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彫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



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彫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使不蒙如也。注昨讀至形几。釋曰先鄭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案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老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朝聘之賓而言已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案大小行人及司儀賓謂諸侯客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加荏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荏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公食上大夫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聘禮將賓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彤几云筵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纁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荏席今摠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纁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實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若然此注云朝者彫几聘者彤几彤几亦謂孤也。依彼聘禮注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案禮記禮用玉諸侯用彫孤用彤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案禮記禮

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禘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禘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為甸役則設熊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甸役則設熊

席右漆几

謂王甸有司祭表貉所

疏

甸役至右漆几

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

純每敦一几

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

稷之席玄謂柏棹字磨滅之餘棹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棹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柏鄭音棹劉依司農音迫。萑音丸敦音道。劉音疇。藏才浪反。燾音。疏。注喪事至氣合。釋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以其導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



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  
奠大夫已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  
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云崔如葦而  
細者詩云崔葦淠淠同類之物但籩細為異耳先鄭以柏席  
為迫地或為載黍稷其言無所依據後鄭不從也玄謂柏  
樽字磨滅之餘樽席藏中神坐之席也者謂於下帳中坐設  
之云敦讀曰壽壽覆也者謂若覆燾持載者也云棺在殯則  
樽壽者檀弓云天子菽塗龍輶以樽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者  
既夕下棺訖則加見見謂道上也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  
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見謂道上也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  
解經數字以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云周禮雖合葬者檀  
弓云古者不合葬周公蓋附附謂合葬是周禮合葬也云及  
同時在殯者禮記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借鄭云同月死是祭  
於廟同几精氣合者案禮記祭統云敷筵設同几鄭云同之  
言詞謂言語相詞之詞即共詞也故破從詞則以某妃配某  
氏以其精氣合故也言祭於廟者謂言祭時以其  
禪月吉祭猶未配故知至二十八日乃設同几也  
**變几凶事仍几** 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  
故書仍為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

也爾雅曰僕仍因也書顧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爨間  
南鄉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玄謂吉事王祭宗廟裸於  
室饋食於堂釋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  
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釋曰先鄭云變更其質謂有飾  
為因其質謂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几體解之所引尚  
書仍几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為几體故不從也且上文云右  
素几於凶几無飾已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  
言不經故不從也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  
西序東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  
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意直取仍几因之  
義不須無飾也玄謂吉事祭宗廟裸於室者洛誥云王入大  
室裸是也云饋食於堂謂饋於祊者禮器云設祭于堂為祊  
乎外是直云饋食於堂謂饋於祊者禮器云設祭于堂為祊  
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略而不言也  
又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  
裸於室之几故亦略而不言也云凶事謂凡奠者即上文凡  
喪事右素几是也此文凡奠几相連言其質虞禮大斂即有席  
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即有席  
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

疏



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請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三尺廣二尺馬融以為長三尺舊圖以為几兩端赤中央黑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

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

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守藏

疏

天府至禁令○釋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

鎮已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注祖廟至弓者○釋曰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大祖即始祖廟也周立后稷廟為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

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書顧命曰翌日

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祭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琫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鼈

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鎮珍忍反又音珍瑱他見反琬於阮反琫以冉反球音求叢扶云反允徒外反垂凡國至藏之○釋曰云玉鎮如字劉音瑞見賢遍反

疏

大寶器藏焉者若典瑞掌其

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至於經○釋曰鄭知玉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注玉鎮至於經○釋曰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至於經○釋曰鄭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別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也鄭知禘祫者經云大祭祀故知也先鄭云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者謂上文云甲子王被冕服焉玉几出顧命下云翌日乙丑是甲子明日也云丁卯命作冊度者謂乙丑至丁卯是三日小斂之日也大保命史官作冊書法度擬傳顧命之事云越七日祭酉者越於也於丁卯後七日則通死日乙丑為九日是除死日七日大斂之明日摠九日也云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琫在西序者陳寶是摠目語即赤刀已下是也赤刀者鄭注云武王誅紂赤刀為飾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璧弘大也大璧琬琫皆尺二寸者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者鄭云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



以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云肩之舞衣大  
貝鼓鼓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者鄭注云角也和也垂也  
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鼓大鼓也此鼓非謂考工記鼓也  
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鼓同  
名耳大貝者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  
也云此其行事見於經者此經云大喪出而陳之不見行事  
故引顧命為行事見於經也此經有大  
祭祀出寶器無行事見於經故不引也  
**凡官府鄉州及**

**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

察察其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  
之要○治直吏反下及注同中丁仲反下注同  
治○釋曰此自王國以至四疆皆有職司治事文書不言六  
遂及四等公邑之官者於文略其實皆有也都鄙則三等采  
地云詔王察羣吏之治者告王據此治中文書而行黜陟也  
○注察察至之要○釋曰云治職簿書之要者謂各有職掌  
皆司有文書案簿書功狀之要故據而告王也經雖言治中  
兼有不中在其間中者陟之不中黜之經直言中偏舉一邊  
而言  
**上春釁竈具鎮及寶器**  
也  
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  
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為

微或曰釁

**疏**

注上春至之釁○釋曰云上春孟春也者謂  
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

龜筮等也云釁讀為微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為微微取飾義

云或曰釁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以軍行祓社釁  
鼓釁皆以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吉

血血之也

**疏**

注吉事至之奠○釋曰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廟之奠○盥音管朝直遙反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夙興時則天府之官與之執燭為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謂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云吉事謂四時祭也者略言之禘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祫亦在焉云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者王及后喪七月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為祖奠厥明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將去為大遣奠皆有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沃盥之事故鄭云焉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

**疏**

謂他官在祖廟中沃盥



曰貞於陽卜○與音餘  
**疏**季冬至微惡。釋曰季冬謂夏之季冬歲  
美惡者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注問事  
至陽卜。釋曰云問事之正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  
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  
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即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云問歲之  
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者彼大貞之屬即卜立君  
卜大遷卜大封是也今此卜來歲之美惡亦彼類故云之屬  
兼此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  
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  
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  
似注云精氣謂七八游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  
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  
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外  
兆之占耳案易繫著龜神物士冠禮注云筮不以廟堂者嫌  
著之靈由廟神若然著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  
者禮生成之鬼神之神者無妨著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  
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者龜有天地四方龜人職文龜  
既有六明玉亦有六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六器之言若大  
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器言之也云言陳者既事

藏之不必狸之也者七八九六及一二三四五之鬼神並非  
天地之鬼神故云陳言陳則藏之不必狸也先鄭云貞問也  
者亦是問事之正曰貞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  
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無咎注云丈人之言長能御眾  
眾有朝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吉而無咎謂天子諸侯  
主軍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褐云周  
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  
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  
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 **若遷寶則奉之** 猶奉  
此三文者證問事之正曰貞也 **若遷寶則奉之** 猶奉  
也 **疏** 若遷寶則奉之。釋曰此遷寶謂王者遷都若平王  
也 **疏** 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藏之  
如故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  
**受而藏之** 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  
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數穀 **疏** 若祭  
數上所主反下所具反下能他來反上時掌反 **疏** 若祭  
之。釋曰此主祭祀者祭天之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  
民之吏獻民數穀數則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

司馬遷流



天府受而藏之。注司民至天府。釋曰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傳又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為上將第二為次將第三為貴相第四為司命第五為司中第六為司祿是其司民在軒轅角司祿在文昌第六星也或曰下能也者此案石氏星傳云上能司命為大尉中能司中為司徒下能司祿為司寇是司祿在下能也以其二處並有司祿故舉二文以見義也云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言此者欲見祭司祿在孟冬則制祿之意也鄭知祭此二星在孟冬者見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知祭在孟冬也其獻穀數者則小司寇職也

###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 設其服飾

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於時見殷見同疏典瑞至服飾。釋曰言掌玉瑞玉器之藉在夜反下同。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圭之等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圭璧

之等各有名并物色有異云與其用事者為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其服飾者謂纁藉在玉若人之衣服之飾也。注人執至纁藉。釋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受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王名瑞瑞即符信者也云纁藉即下文纁五采五就之等也

#### 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曰

纁有五采

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圭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為瑱紳之摺謂插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瑱讀為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纁讀為藻率之藻五就五布也一布為一就。以朝直遙反注及後放此韋衣於既反摺紳如字下同一音箭。疏王晉至朝日。釋曰插初洽反或初軛反杼除汝反。疏王晉至朝日。釋曰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纁藉五采五就者謂以五采就纁藉玉也以朝日者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注



纁有至一就。釋曰云纁有五采文者釋纁字以其纁者雜采之名故云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為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二寸廣三寸與玉同然後用韋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為一而五采則五而一而為一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案聘禮記云絢組尺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爲繫所以束玉使不落絢組繫亦名纁藉者則曲禮云其有藉者則謁聘禮云上介屈纁以授賓是亦名纁藉者也。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至者猶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君乎是訓秋分夕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君乎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夕月況民得不事君乎是訓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觀禮春拜日於東門之外既春拜日於東明秋夕月於西故知春分朝日於東門之外既春拜日於東明秋夕月於西故知紳之士亦謂摺笏於紳故讀從之云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者凡帶有二者大帶大夫已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珮玉之等今插笏者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劍也者劍在紳帶之間同處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案彼注云杼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爲椎頭齊人名椎

爲終葵故名圭首爲椎頭者爲終葵首也。案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即此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亦玉人職引之證經大圭與鎮圭之義也。云纁讀爲藻率之藻者桓二年臧哀伯諫辭也。藻是水草之文故讀從之也。云五就五而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爲一就下云二采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爲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而二行爲二就就即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又云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爲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禮記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二**  
**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  
**覲宗遇會同于王**  
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曰朝夏曰覲注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信圭音身



采至曰同。釋曰鄭知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者聘禮記  
文司農引覲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者彼謂秋  
覲禮受贊受享皆在文王廟中侯氏入門右者諸侯不敢自  
同賓客故入門右行臣禮侯擯辭之乃更向門左升自西階  
授玉云春曰朝已下皆諸侯相見亦如之。鄭司農云  
大宗伯文義具於彼也。疏注鄭司至容仰。釋曰先  
以相見故知隱公朝於魯春。疏注鄭亦執圭璧以相見者  
秋傳曰邾子執桓圭高其容仰。鄭云亦執圭璧以相見者  
亦如上文公執桓圭以下案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  
殷相聘世相朝即司儀所云凡諸公相為賓侯伯子男之相  
為賓如公之儀又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伯子男之臣亦如  
之若不敵則有小國朝大國大國聘小國皆是諸侯相朝之  
法故邾隱公朝於魯引春秋傳者左氏傳云邾子執玉高其  
容仰魯侯執玉甲其容俯高仰驕也卑俯替也此二君不獲  
朝容之正引之以證諸侯相朝有執玉之法也。珠圭璋璧琮  
就以前聘。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眾來曰覲  
轉反覲他弔反圻。疏來曰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眾來曰覲  
魚斤反鄧魚各反。疏來曰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大夫眾來曰覲

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與蒲璧  
之文直琢之而已故云琢圭璋璧琮此謂公侯伯之臣也若  
子男之臣豈得過本君用以圭璋乎明子男之臣亦用琢璧  
琮也云皆二采一就以覲聘者謂朱綠二采共為一就也。  
注璋以至琢起。釋曰云璋以聘后夫人以琮享之也者鄭  
欲見此經遣臣聘法有聘天子并有自相聘二者俱見故云  
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享之也明知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  
享之鄭不言圭璧於天子諸侯者以聘后夫人文隱故特舉  
以言之天子諸侯可知也云大夫眾來曰覲寡來曰聘者此  
亦據大宗伯云覲視謂一服朝之歲即此覲也故云眾  
來彼又云時聘曰問亦無常期即此聘也故云寡來曰四  
聘也司農云琢有圻鄂琢起是不為桓信躬等之文也。四  
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  
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  
邸有四角也邸讀為抵欺之抵上帝天玄謂祀天夏正郊  
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大宗伯  
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邸丁禮反又音帝著直  
略曰國有四圭至上帝。釋曰此祀天謂夏正郊天也旅上帝  
反。疏者上帝五帝也國有故而祭故稱旅也。注鄭司農



至四望。釋曰：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於中央為璧，謂用一大圭，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摠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邸，四角也。此說四角，即桓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為抵，欺之抵音讀之也。云上帝，玄謂祀天，夏正郊天。注同。司農意與孔王等無六天之義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者，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圓丘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摠享於明堂之等祭，五天也。彼惟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王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云上帝，五帝者，案宗伯青圭之等已見祭五方天帝，此又言者，彼據常祭，此據國有故而祭。曰：旅用玉與郊天同。四圭有邸，故言之也。天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王者各郊所感帝，若周之靈威仰之等，即是五帝而殊言天是尊異之。以其祖感之而生，故也。引大宗伯者，證旅上帝是國有故而祭也。但旅四望兩圭有邸，下文與地同用兩圭，今此言之者，連引之耳。

兩圭有邸

以祀地旅四望

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邸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儻昌綸反。

邸音疏

注兩圭至之神。釋曰：云儻而兩邸者，案王制注是相向之義，故以儻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崑崙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天相對是神州之神。案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是也。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祭之。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卣彼玉斝，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肆如字，又他歷反。注同挹於十反。又於集反。卣音瑟。疏：裸圭至賓客。釋曰：裸圭，即玉人所云裸圭尺。又作邸。疏：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以裸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是也。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鄭司農云

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卣彼玉斝，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肆如字，又他歷反。注同挹於十反。又於集反。卣音瑟。疏：裸圭至賓客。釋曰：裸圭，即玉人所云裸圭尺。又作邸。疏：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以裸賓客者，則大行人云上公再裸，侯伯一裸之等是也。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於圭頭為器，器即瓚。



是也云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者鬯即鬱鬯也言裸言祭則  
裸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  
美王季為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即與玉人云  
黃金勺鼻等同也云國語謂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  
鬯圭與磬如齊告羅是也云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先鄭不  
解肆字故後鄭釋之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者案大  
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是祭時肆解牲體因以肆  
為祭名也云爵行曰裸者此周禮裸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  
飲酒亦曰裸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  
灌也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  
據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職云大璋中璋邊璋下  
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如  
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如  
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即此漢禮  
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為璧取  
殺於上帝○殺色界疏圭璧至星辰○釋曰祭日月謂若  
反劉色例反下同疏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  
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  
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

亦是也其祭法埋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用  
此圭璧以禮神也○注圭其至上帝○釋曰云圭其卽為璧  
者上文四圭兩圭及下璋卽皆言卽鄭皆以卽為璧但此圭  
云璧不言卽故鄭還以卽解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但郊天  
及神州之神雖相對但天尊地卑故四玉有異鄭直云象不  
言殺也今日月星辰天神故以殺言之也言殺者取降殺以二  
為節璋卽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璋取殺於  
也○望鄭司農云射疏璋卽至賓客○釋曰此祀山川謂若  
刻也○射食亦反璋卽射以禮神玉人云璋卽射素功以祀山  
川以致稍餼注云卽射刻而出也致稍餼造賓客謂致稍餼也  
先鄭云素功無琢飾也以此而言則造稍餼賓客謂致稍餼之  
時造館贈之言贈則使還之時所贈賄之等亦執以致命耳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疏以致四時  
其景至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土  
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  
所封也鄭司農說以玉人職曰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  
地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度待洛反下度地度日同中如



字劉丁 **疏** 注以致至土圭。釋曰鄭云以致四時日月者仲反。度其景不至以知其行得失也。又引馮相氏云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依通卦驗冬至立八尺之表晝漏半度之表北得丈三尺景又依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是其景至也。若不依此或長或短則為不至也。云以知其行得失也者景之至否皆由人君之行所致。若景不依道度為不至是人君之行失。若景依道度為至是人君之行得。故云知行得失若春秋致月之法亦於春分秋分於十五日而望夜漏半而度之。但景之長短自依二分為長短不得與冬夏日景同景之至否亦知之得失也。云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者。日景一寸其地千里則一分百里。今封諸侯無過五百里。已下止可言分而言寸者語勢連言之其實不合有寸也。先鄭玉人職而云以求地中故謂之土圭者所用惟置洛邑而求地中自餘或致四時之景或封諸侯所用不必要求地中。 **珍圭** 以徵守以恤凶荒。杜子春云珍當為鎮書亦或為鎮以徵守者以徵之鎮諸侯亦一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也。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制大小

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恤者闔府庫振救之。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守劉守又反注徵守同使之 **疏** 注杜子所吏反下今使者亦王使於使者皆同。闔音開。之鎮據山而言玄謂珍圭王使之瑞節。若掌節云山鎮是國節也。云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者案玉人琬圭九寸此珍圭玉人不言故約與琬琰同。鄭云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者即子春所云竹使符也。云恤者闔府庫振救之者凶荒年穀不熟百姓困乏故知開府庫振救之府庫所以藏財貨故禮記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也。若然開府庫出賞明亦開倉廩出米粟出給之也。云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者此無正文要王使人執瑞節往反須反命於王。明此已致命者此歸還典也。 **牙璋** 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玄謂牙璋亦王 **疏** 注鄭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 **疏** 司農至戍周。釋曰先鄭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象故以牙璋發兵者此無正文以意言之以其言牙即以牙齒解之云若



今時以銅虎符發兵者案漢文帝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邵曰銅虎符從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以代古圭璋從簡易便其事也然銅虎符使符漢時皇帝使者之瑞節則司農之意鎮圭牙璋之等亦王使之瑞節也但先鄭不言之故後鄭皆云王使之瑞節增成之也云璋者即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則王用玉節可知玉人云璋卽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饒與此中所用同明此牙璋亦素功若然案玉人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不云中璋者中璋比於牙璋殺文飾摠而言之亦得名為牙璋以其鉏牙同也以此而言此文云牙璋亦兼中璋矣若然大軍旅用牙璋小軍旅用中璋矣云若齊人戍遂者莊公十三年齊人滅遂而戍之也云諸侯戍周者昭二十七年璧羨以起年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是其事也璧羨以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以起度量玉人職曰璧羨度尺以爲度玄謂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表音茂疏注鄭司至一尺○釋曰先鄭云羨長也此璧徑長尺其義是也但語不足故後鄭增成其義也玄謂

羨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一尺者案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則璧體圓矣今云璧羨羨是引聲而言是爲長意故先鄭後鄭皆爲不圓也云蓋者此璧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傍一寸以益上下故玉人云以爲上下一尺則橫徑八寸矣無正文故云蓋以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疑之也

**斂尸** 鄭司農云駟外有捷盧也駟讀爲駟疾之駟疏讀爲令汗得流去也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駟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瑑在右瑑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駟音祖斂力驗反注同令汗力

**疏** 注鄭司農至天地○釋曰先鄭讀駟呈反下令爲同爲駟牙之駟故云外有捷盧捷盧若駟牙然後鄭不從之也云駟讀爲駟疾之駟此蓋當時有駟疾之語故言焉云疏讀爲沙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其王之襲斂百五十稱有餘何得更有使汗流去乎玄謂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之也者以其六玉所與王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駟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者詩有執轡如組聲之誤爲駟若然後鄭讀駟本與組同聲不爲駟牙



之音故得為聲誤若本為駟牙之音與組聲異何得為駟也  
云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  
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瑑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  
瑑之中以斂尸也云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  
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  
案觀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下之神  
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此中有璧琮者  
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  
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  
上不類者以背為陽腹為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  
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為陰陽也穀圭以和難  
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

**以聘女**

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若粟文然難仇  
瑕嘉平戎于玉其聘女則以納徵焉。難乃且疏注穀圭  
反注同郊音談瑕音遐本又作瑕亦作假皆同疏注穀圭  
釋曰難謂兩諸侯相與為怨仇王使人之和之則執以往也穀  
善也故執善圭和之使善也聘女亦是和好之事故亦用善  
圭也知飾若粟文者以其稱穀若穀粟然也云難仇讎者仇  
為怨讎為報有怨當報若調人和仇讎之類也云若春秋宣

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者時莒與邾不和宣公四年左氏云公  
及齊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是也云晉侯使瑕嘉者成公元年左氏傳  
云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是也其聘女則以納徵焉昏禮有  
六五禮用鴈納徵不用鴈以其有束帛可執媒氏職庶民用  
緇帛五兩士昏禮用三玄二纁天子加穀圭諸侯加以大璋  
大夫與士同故知納徵也昏禮言納徵徵成也納此則昏禮  
成春秋謂之納幣以質之言也 琬圭以治德以結好 琬  
亦王使之瑞節諸侯有德王命賜之及諸侯使大夫來聘既  
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鄭司農云琬圭無鋒芒故 疏注琬圭至結好。釋  
治德以結好。好呼報反注同 疏曰云亦王使之瑞節  
亦上文也云諸侯有德王命賜之者解經治德也云及諸侯  
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者解經結  
好也此即大宗伯時聘無常期一也故引大行人時聘以結  
諸侯之好以證之若時見曰會諸侯來與之會時聘使大夫  
來王還使大夫往會焉先鄭云琬圭 琬圭以易行以除  
無鋒芒者對下文琬圭有鋒芒者也 琬圭以易行以除  
隱 琬圭亦王使之瑞節鄭司農云琬圭有鋒芒傷害征伐  
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隱易惡行令為善者以此圭責



讓喻告之也。玄謂除慝亦於諸侯使大夫來覲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大行人職曰：殷規以除邦國之慝。易行下孟反。注同。疏：注：大行人職曰：殷規以除邦國之慝。易行下此即大宗伯云：殷規曰：視謂一服朝之職也。故引大行人云：殷規以除邦國之慝。為證也。但上文治德與此經易行據諸侯自有善行惡行。王使人就本國治易之結好與除惡。皆諸侯使大夫來聘。亦王使大夫為壇命之為異也。鄭知使大夫來皆為壇者。約君來時會。殷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國為壇。明臣來為壇可知也。

**事共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疏：大祭至奉之。兼有天地宗廟大旅中兼有上帝四望等。故鄭云：四圭裸圭。凡賓客謂再裸一裸之等。亦云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注：玉器至之屬。釋曰：鄭知玉器謂四圭。裸圭者。上已釋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璧圭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右：顛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飯扶。晚反。注同。含戶。

暗反。柱張注反。顛如。字儀禮作顛音同。疏：大喪至贈玉。釋曰：大喪謂王喪共后。卅子之故也。飯玉者。天子飯以黍。諸侯飯用梁。大夫飯用稷。天子之士飯用梁。諸侯之士飯用稻。其飯用玉亦與米同時。此即禮記檀弓云：飯用米。貝不以食道。鄭云：食道。襲米貝美是也。含玉者。則有數有形。雜記云：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貝者。鄭云：夏時禮以其同用貝。故也。周天子諸侯皆用玉。亦與飯俱。時行之。贈玉者。案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注：飯玉至以帛。釋曰：鄭知飯玉碎玉。以雜米者。以其與米同。內於口中。故知碎之與米同。知含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者。案士喪禮云：主人飯米。置尸。三加。貝左。中亦如之。既言左右及中。明知柱左右顛及口中。鄭彼注象生時齒堅。以此而言。士喪禮用三復。以雜記差之。則天子用九玉。諸侯用七玉。大夫用五玉。若然。大夫已上。不徒柱左右與中。耳云。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者。彼是諸侯薨。鄰國遣大夫來弔。并行含。祿賄之禮。諸侯用璧。天子雖用玉。其形無文。故取諸侯法。以況之。天子亦為璧形。而小。以其入口。故知小也。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故知小也。云贈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



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案  
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  
其成事而共之凡玉器出則共奉之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  
使疏注玉器至使者。釋曰云玉器出謂王所好賜也者  
好賜之者也云遠則送於使者者謂王使人就國賜之則往就使者付之故云送於使者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

虛閣圖氏  
國同略定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簿州周澍棨

周禮注疏卷二十技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

雞人 葉鈔釋文作鷄人。按从隹者小篆从鳥者籀文

夜嘒且以踞百官 釋文作以踞唐石經余本踞作踞字從此誤

故挈壺氏兼告期也 惠按本同閔本刊落也監毛本承之又監本壺誤壺

司尊彝

其朝踐用兩獻尊 釋文獻本或作戲說文酉部云算酒器也  
周禮六尊首犧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義  
本說文鄭志云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按仲師卒  
於章帝建初八年說文上於安帝建光元年仲師未嘗見說  
文謂說文本仲師則可考古必按其時代非可妄語也據叔  
重自序云說文成於和帝永元十二年上距仲師卒之年凡  
十八年



鬯神之所飲也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神作臣釋曰云鬯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鬯諸臣之所酢故知諸臣所飲者也當據以訂正

雖讀為蛇虺之虺岳本為作日毛本雖誤蛇

案內宰職云贊后薦加豆籩浦鐘云內宗誤內宰

王醕尸因朝踐之尊醴齊浦鐘云用誤因

不合為野享之義也惠按本享作饗

以諸尊皆物為飾惠按本物上有異此脫

以為刻畫山雲之形者也閩監毛本無者

異義第六鬯制惠按本閩木同監毛本第改弟

古廷說鬯器按詩卷耳正義作古毛詩說爾雅釋器正義同此作廷誤下同

金飾亡目浦鐘云口誤亡從儀禮通解續按詩正義作龜目○按口字非

經文雖有詩云閩監毛本雖改惟誤

則其餘諸臣直有金詩正義金作鬯此誤

齊為齋葉鈔釋文作為賈

稅拭勺而酌也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作挾拭當據正義釋文作稅飾云本或作拭

齊讀皆為棗漢讀考齊作齋本故書也此誤

猶明清與醴酒于舊澤之酒也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木同監毛本澤改醴非釋文作

舊澤

獻讀為摩莎之莎葉鈔釋文作摩沙

脩讀如滌濯之滌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賈疏引注作讀為漢制考同當訂正



故舉常時沛酒之法以曉人也

浦鏜云當誤常

無過與益同

惠按本益下有齊

推次可知也

惠按本作推此

三酒時祭亦備

惠按本下有之

朝夕酒存省之意也

按酒蓋頌之誤。按朝夕酒句絕不誤。

鄭知旅是大國有故之祭者

浦鏜云大字當在故上

司几筵

莞藻次蒲熊

釋文莞藻本又作縑按經作縑司農讀為藻鄭君則仍用縑字今本作藻非

酢席王在廟室西面

惠按本無王此衍

設莞筵紛純

唐石經筵作席涉下文誤

其繡白黑采

余本嘉靖本監毛本同闕本采作文按賈疏引注亦作文

純讀為均服之均

漢讀考云此讀如疑其音今本作讀為均誤按賈疏亦云均即準音與純同

憑玉几

余本闕監毛本同嘉靖本憑作馮按釋文賈疏皆作馮下加心者俗作。按說文引周書凭玉几凭者正字馮者假借字

有成其文章

盧文昭云通考無其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唐石經原刻作昨席後磨改作昨昨席同

王受酢之席

闕本同監毛本酢改昨非

右彫几

唐石經諸本同惠按本彫作雕云余本仍作彫下注同按釋文几部引周禮五几作雕几

纁柔嘯

闕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嘯作嘯當訂正。按纁本嘯之誤借嘯為今人軟弱字也葉鈔釋文及余本載音義皆作嘯



纁柔疇不如莞清堅

閩監毛本疇改疇下柔疇同

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纁者

此本不字刺擠閩監毛本排

先鄭據此文而云

惠按本云作言此誤

右漆几

說文几部引周禮作鬚几按泰部云鬚亦从黍鬚聲與黍字義同而文異音異漢讀考云當是杜于春賈侍中衛次仲等說而許從之

即共調也

調監毛本共改其。按此條鄭注亦由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而誤耳說詳禮記投壻記

謂言祭時

浦鐘云吉誤言

牖間南鄉

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鄉作嚮按釋文音上經南鄉云下及注同則此亦當並作鄉字

此本及閩監毛本惟南鄉字作鄉下仍作東嚮西嚮非。按鄉正字嚮俗字鄉亦見漢碑

為祊乎外

閩本同監毛本乎改於

几長五尺高三尺

閩監毛本作高二尺

天府

鼗鼓在西房

釋文鼗作賁

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

諸本同按下列四字當衍司農訓貞為問故引易師貞丈人吉及國語

貞於陽卜以證之疏中亦有此四字浦鐘云當為衍文。按此四字乃大鄭說易之語非衍文也易之言貞者多矣獨此以貞丈人連讀訓為問於丈人大鄭恐人惑故附見其解如王弼文孔氏疏中所引注皆以正釋貞况彖傳曰真正也仲師此證蓋非是

筮不以廟堂者

監本以作於

能御眾眾有朝正人之德

浦鐘云衍一眾按朝當為幹字之誤

引此三文者

惠按本三作二此誤



晉讀為搢紳之搢謂插於紳帶之間

余本闕監毛本同宋本嘉靖本插下有之

釋文搢紳作薦申插作兩按賈疏引注作謂插之於紳帶之間此脫之字○按插者正字而者假借字

鎮圭尺有二寸

嘉靖本圭作王蓋王之誤

釋曰搢插也

閩監毛本搢改晉按疏依本注讀

云鎮圭尺有二

浦鏗云下脫寸

琢有圻鄂琢起

嘉靖本作琢有沂鄂琢起按此本疏中引注亦作沂鄂釋文作圻鄂○按古通用

蓋四廟圭各尺二寸

浦鏗云廟誤廟從儀禮通考續按

天所郊亦猶五帝

浦鏗云云誤六

儻而同邸

釋文作儻而回此誤○按此作邸為是上經四圭有邸注中不改作抵字則此亦不當改況

爾雅曰邸本也今爾雅作抵司農自據當時爾雅且司農

邸有兩說惟作邸斯

說可該倘作抵則不能該後說矣

邸彼玉鄭

余本同嘉靖本闕監毛本鄭作瓚從邑蓋說釋文邸彼又作邸○按說文有邸字在巾部从巾

又邸字在血部亦从巾

灌先王祭也

岳本嘉靖本同余本闕監毛本灌改禋惠按本注灌先王祭也按賈疏引注亦作灌○按

裸灌古今字注爵行曰裸

依疏亦可作灌

下有槃口徑一尺

嘉靖本作二尺

此據禮器制度文

漢制考禮作漢

以土地以求地中

嘉靖本作所求地中

先鄭玉人職

補毛本玉上有引字

以恤凶荒

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恤改卹○按卹當从卹



故玉人云以為上下一尺

惠校本無云此衍

先鄭讀駟為駟牙之駟

漢讀考云當作鉏牙之鉏玉人注牙璋有鉏牙之飾

穀圭以和難

唐石經脫以

宣公及齊侯平莒及邾

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邾誤刻按釋文賈疏皆作邾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釋文作段嘉云本又作瑕亦作假按段音假右字也

故治德以結好

岳本作以治德結好

使大夫執以命事焉者

惠校本同閩監毛本以改而

時聘無常期一也

閩本同監毛本一改故

謂一服朝之職也

浦鐘云歲誤職

柱左右齶及在口中者

余本岳本嘉靖本惠校本同監毛本齶作顛閩本誤顛按釋文作顛

云儀禮作齶。按齶字不古當是儀禮本作顛謂齒之盡處牙車也

彼注象生時齒堅

按齒當作齧



周禮注疏卷二十技勘記

南昌袁泰開技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一

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一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五儀公侯

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  
疏 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為儀  
注 五儀至為儀○釋曰云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者此五儀  
 有三等之命命雖有同者其儀皆異若然大宗伯注云每命  
 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是命異儀即異此則命同儀有異於義  
 乖者但大宗伯經云九儀之命據九等之命為九儀故注每  
 命異儀是命異儀即異經云掌諸侯之五儀即據五等之  
 爵為五儀是以命同儀有異此乃各有所據於義無乖也云  
 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也鄭知義然者此  
 經諸臣五等在諸侯之下則還據諸侯之下臣有五等而言  
 諸侯之下既無四命以至五命明臣有五等通不命也是以  
 諸侯及諸臣皆據下文諸侯諸臣而充此上之數也故下文  
 諸侯下說大國孤匹命其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  
 卿已下如公國五命三等云或言儀或言命互文也者謂或



言儀者亦有命此則諸侯之命也或言命者亦有儀此乃臣之儀也今若據爵而言則孤卿大夫士四等之儀也若據命而說則通不命為五儀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

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

謂王上公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大行人職則有諸侯圭藉冕服建常樊纓貳車介牢禮朝位之數焉○樊步干疏注上公至數焉○釋曰鄭云上公謂王之反介音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者案下文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大公有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為上公九命者此上公則為二伯分陝者也故大宗伯云九命作伯是也云二王之後亦為上公者案考經緯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夫國稱侯

故知也若然宋公為殷之後稱公春秋之代杞為夏後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者杞君無道或用夷禮故貶之而不稱公也若虞公虢公非王之三公出封亦得稱公者此殷時稱公武王滅殷虞虢無過可退無功可進雖周之親戚仍守百里之地而稱公也自外雖是周之同族有出封惟稱侯伯而已是以魯晉鄭衛等皆稱侯伯鄭注巾車云王子母弟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乘金路是也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者若考經諸侯稱國大夫稱家今此文無卿大夫則國家摠據諸侯城方者也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云云此經國家及宮室車旗以下皆依命數而言既言國家宮室以九以七以五為節以天子城方十二里而言此九七五亦當為九里七里五里為差矣但無正文故言蓋以疑之也案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為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據周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周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為差也若據此文九命者以九為節七命者以七為節五命者以五為節又案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洹適與成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諸侯以其雖改殷制仍服事



殷未敢十二里據此二文而言則周之天子城方十二里公  
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也若周天子十二里則匠  
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鄭不言異  
代者以其無正文不敢斥言也是以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  
不過百雉雉長三丈百雉五百步大都三之一則鄭是伯爵  
城有千五百步為五里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  
賈服杜君等義與鄭玄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  
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  
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  
是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引大行人之職者經云國家宮室  
鄭已解訖其云車旗衣服禮儀不可具言故引大行人為證  
欲見彼具見車旗以下之數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執桓  
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或車九乘  
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於上公降殺  
以兩子男比於侯伯又降殺以兩為差耳故鄭云數焉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  
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四命中下大夫也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

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大夫為子男卿為侯伯其在朝  
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下三命三命三命三命三命三命  
王之至如之。釋曰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  
命皆是在朝者云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者三公八命者為九  
命上公六命卿為七命侯伯四命大夫為五命子男云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如上經以命數為差也  
。注四命中至一命。釋曰云四命中下大夫也者見序官  
有中下大夫於此唯見四命大夫是知中下大夫同四命也  
云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者其王朝公卿大夫亦有舊  
在畿內有采地之封是封畿內者也今乃封於畿外在八州  
之中諸侯也云加一等褒有德也者王朝公卿大夫無功可  
進無過可退者不得出封以知加一等為南面之君者是褒  
有德也卿為侯伯大夫為子男也鄭不言三公者雖出封加  
命爵仍是公不異故不言也云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者  
若先鄭出加入亦加若毛君則出加入減若鄭君出加入則  
不加不減其義已備宗伯職也云王之上下三命三命三命  
下士一命者經既不言而鄭言之者此典命所以主命數序  
官有三等之士此文不見故以意推之必知士有三命以下  
者見經大夫四命四命以下唯有三等之命序官有上士中  
士下士故以三等之命而說之也然公卿大夫以八命六命

疏



四命為陰爵者一則擬出封加為陽爵二則在王下為臣是陰官不可為陽爵故也士下既無出封之理又極卑賤故有三命一命為陽爵無嫌也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

則下其君之禮 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適子丁麻反則 疏 注誓猶至禮焉。釋曰鄭以誓為下遐嫁反射姑音亦 命之為世子故以誓為命也云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者實是命而經云誓者謂既命以為繼嗣使為樹子不可改易義取公羊僖公三年齊桓公會于陽穀管仲命諸侯云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是也引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者以其稱朝是行國君之禮引者證經誓於天子攝其君事也云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者以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經云下其君一等明依命數為降以知義然也若公之

子如侯伯在侯伯下侯伯子如子男在子男下也云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者以經云下一等子男身五命執璧明子雖得誓以下父一等自然與公侯伯子男子未誓者同執皮帛朝會可知也云其實之皆以上卿之禮焉者此亦約曹世子射姑來朝賓之以上卿之禮而言之也若行朝禮擯介依諸侯法其饗餼饗一與卿同也此經誓與未誓皆據父在而言若父卒後得誓者皆得以諸侯序以無父得與正君同故也是以雜記云君薨大夫號稱子待猶君也注引春秋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又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以下於召陵陳子在鄭伯上則是得誓者與諸侯序也若未誓則亦當執皮帛也 公之孤四

命以皮帛眠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

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眠其

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

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各賦其命之數

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  
君國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二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大夫五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  
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疏注視小至七人。釋曰云視小國之君者列  
大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禮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  
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廊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賦小  
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其  
贊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其  
佗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間擯將幣裸酢饗食之數以此  
而言則以皮帛者亦更以贊見若正聘當執圭璋也若然  
彼云繼小國之君謂執皮帛次小國君後則與此注列於卿  
大夫位一也此言賦車及介以下是也司農云九命上公得  
賦小國君并彼注貳車及介以下是也司農云九命上公得  
置孤卿一人春秋傳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  
案昭二十三年左傳云叔孫婁為晉所執晉人使與邾大夫  
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命介子

服回在是其事也若然先鄭引魯之卿以證孤者孤亦得名  
卿故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并六卿與三孤為九卿  
亦得名卿者以其命數同也魯是侯爵非上公亦得置孤者  
魯為州牧立孤與公同若然其孤則以卿為之故叔孫婁自  
比於孤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以下者案王  
制之文多據夏殷此命卿亦夏殷法故彼下文鄭注云不著  
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夏殷大夫一命鄭注云不著  
次國之卿者以大夫之命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以  
此言之則大國卿三命次國卿二命與大夫之命同與古  
與大夫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命臣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  
不同之義若然此引彼夏殷命臣禮命卿大夫之法以證與古  
故引之若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上卿則命數足矣  
中卿天子再命已君加一命亦為三命下卿天子一命若夏  
殷已君加一命二命足矣周則已君加二命為三命命足矣  
云下大夫五人不言命數者並不得天子命夏殷並已君加  
一命周則大國之大夫再命也云上士二十七人者夏殷之  
士不命其二十七士亦應有上士九中士九下士二十七人者  
亦是勉人為高行故摠以上士言之也云次國三卿二卿命  
於天子者上卿天子二命已君不加中卿天子一命已君加



一命下卿天子不命已君亦加二命為再命故云一卿命於其君是次國之卿皆再命也若周禮次國卿並三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大國同也云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者案彼鄭注云此文似誤脫者類上文大國次國則此小國亦當有三卿宜云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是脫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九字矣云誤者次國云二卿命於天子不言皆此小國云二卿皆命於其君而言皆是誤故云蓋誤也若依此三卿解之則三卿之內一卿命於天子為一命二卿命於其君亦各一命亦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義與上同也若周禮小國三卿皆再命亦一卿命於天子一命已君加一命為再命二卿命於其君不得天子命並已君再命矣又周法次國五大夫亦與大國五大夫同再命小國下大夫五人各一命其士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與夏殷同此文是也大司馬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者謂得天子之命者得為軍將也若然諸侯之臣有四命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而經云各賦其命數者謂宮室之等四命者四百步貳車四乘旗四旂冕服四章三命者以三為節再命一命者亦以命數為降殺也但大夫立冕一命者一章裳上刺黻而已衣無章故得立名也則冕亦象衣無旒其上服爵弁並無章飾是以變冕言爵

弁也諸侯之大夫一命已上即有貳車士雖一命亦無貳車天子之士再命已上可有貳車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疏司服至用事釋曰此一經與之事衣服各有所用已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弔是也云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異同也注用事至所用釋曰云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者是其事各異云衣服王之吉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

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衮卷龍衣也鷩禪衣也毳羴衣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績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為絺或作縠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畫畫虎唯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若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鷩必滅反劉府弊反毳昌銳反劉清歲反希本又作縠縠里反劉猪履反注下皆同雷張律反熬直留反或音胃縠婢支反又方支反闕居例反績胡對反雷張里反刺七亦反劉七賜反沈此擊疏王之至玄冕○釋曰王之吉服并下三者亦是反下同疏今尊其祭服且言六矣○注六服至纁裳○釋曰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若六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以首爲一身之尊故少變同用冕耳下經五服同名弁亦是首飾尊鄭不言者義可知也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云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雷至諸蓋者但后

稷雖是公不謚爲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尙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是以鄭云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數后稷不雷后稷子諸蓋大王父二者之間並爲先公矣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雷立不雷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羌弗立卒子毀榆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祖頹立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則大王亶父也公祖頹即紂亦曰諸蓋也大裕於大祖后稷廟中尸服袞冕王服亦袞冕也案中庸注云先公組紂以上至后稷天保詩注先公謂后稷至諸蓋天作詩注云先公謂諸蓋至不雷經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者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既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是四時常祭故注先公中有后稷天作詩是裕之祭禮在后稷廟中不嫌不及后稷故注不言后稷各有所據故注不同也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者饗食則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饗食在廟故亦服鷩冕也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則皮弁服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爲中祀埋沈已下爲



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者義可知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羔裘然則凡祭之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云裘卷龍衣也者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裘故先鄭裘卷并言之也云驚禪衣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諸侯禪冕觀禮侯氏禪冕鄭注云禪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禪若然則禪衣自衾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驚為禪衣其言不足矣云毳屬衣也者案爾雅云毛毳謂之屬則屬毛為之若今之毛布但此毳則宗彝謂虎雌而先鄭以為屬衣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立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欲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為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績者績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績也宗彝者揀周之彝尊有虎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雌畫於宗彝則因號虎雌為宗彝其實是虎雌也但虎雌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虎取其嚴猛雌取其有智以其印鼻長尾大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水草亦取其有文象衣上華蟲火亦取其明粉米共為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為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

斷割焉黻黑與青為形則兩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希繡者孔君以為細葛上為繡鄭君讀希為希繡也謂刺繡為繡次但裳主陰刺亦是沈深之義故裳刺也云華蟲五色之蟲孔君注以為華象草華蟲雉也義亦通以其草華有五色故引績人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為證也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以有兩翼即曰鳥以其體有鱗似蛇則曰蛇以其有五色成章則曰雉故鄭注考工記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也云希讀為絺或作衛字之誤也者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絺為正也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於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於旌旗桓公二年哀伯辭彼三辰則此日月星辰旌旗者謂蛟龍為旌熊虎為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引之者證周世日月星畫於旌旗之意也云而冕服九章者據周法而言既去日月星三章明有九章在也云登龍於山獸為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為章首何得猶名衾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於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為五



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云九章初一日龍至凡  
五也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  
從偶數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  
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  
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云  
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  
章仍以玄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是以謂  
玄焉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六冕皆然故云凡以該之知  
玄衣纁裳者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  
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  
與黃即是纁色 **凡兵事韋弁服** 韋弁以韠韋為弁又以  
故以纁為名也 韋弁以韠韋為弁又以  
至衣韠韋之附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韠  
劉音妹又莫拜反衣於既反附芳符反又音附注首之樹反  
緹音 **疏** 凡兵至弁服○釋曰以兵事有侵戰伐圍入滅非  
體 韋弁服○注韋弁至遺色○釋曰韠是舊染謂赤色也以赤  
色韋為弁云又以為衣裳者左氏傳成十六年楚子曰韠韋  
之附注屬也禱而屬於附若據鄭雜問志則以附為幅注亦為

屬以韠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為衣而素裳既與諸家  
不同又與此注裳亦用韠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鳥之義  
賈服同裳亦用韠韋也至彼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鳥之義  
若然案聘禮云卿韋弁歸饗饋注云韋弁韠韋之弁蓋韠布  
為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  
故疑用韠布為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屨為正也以其屨從  
裳色天子諸侯白鳥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故也云今時  
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者鄭取韠為赤色韋猶以為疑故  
舉漢事以為況言伍伯者伍行也伯長也謂宿衛者之行長  
見服纁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遺象至漢時是其兵服赤之  
也 **眠朝則皮弁服** 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  
覲於廟則衮 **疏** 注視朝至衮冕○釋曰天子三朝外朝二  
冕○眠音視 **疏** 內朝一二皆用皮弁故經摠云眠朝則皮  
弁服也知皮弁之服十五升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云王  
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士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云王  
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者案覲禮云天子衮冕負黼辰節  
服氏云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注云服衮冕者從  
王服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衮冕若然春夏受贊在朝則是眠  
朝皮弁服也其受享於廟與覲同衮冕故於廟連言朝也



凡甸冠弁服

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  
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甸王率  
食而居則玄端。甸音田注同。疏  
凡廣之不言事者朝是朝日比於田獵為數故凡事皆不言  
也云冠弁委貌者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委貌周道鄭注士  
冠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故云委貌若以色言則曰  
玄冠也云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者士冠禮云主人玄  
冠朝服緇帶素鞞注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裳又與鞞同  
色是其朝服緇布衣亦如皮弁積素以為裳也云諸侯以為  
視朝之服者士冠禮云玄冠朝服注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  
視朝也引詩國風曰者是鄭緇衣之詩引之證鄭伯是諸侯  
朝是也引詩國風曰者是鄭緇衣之詩引之證鄭伯是諸侯  
服緇衣為朝服之義也云王卒食而居則玄端者案玉藻鞞  
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以其云朱  
鞞鞞同裳色故也鄭因朝服而說玄端者以朝服與玄端大  
同小異以其玄冠緇布衣皆有正幅為端則同但易其裳耳  
故因說玄端也若然大夫素鞞則素裳其士鞞言爵爵是不  
純之名以其上冠禮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  
前三幅玄後四幅黃故爵鞞也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

凡凶事服弁服

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  
五戎司徒摺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  
云厲飾謂戎服向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  
服著冠弁可知是以襄十四年夏四月左傳云衛獻公戒孫  
文子甯惠子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則皮弁  
韋弁同且色異耳故以韋弁為皮弁是其正田用韋弁也○  
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疏  
至齊衰。釋曰弁服於上下文不類者以是喪服故變其文  
也天子諸侯絕傍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  
大功亦似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  
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又服問  
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嫡婦既言君所主服不降也如是則  
為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云斬衰齊衰者以其正服齊  
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為適子斬衰其為適孫適曾孫適玄  
孫適來孫則皆齊衰不杖章云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降  
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玄謂凡父於將為後  
者非長子皆期然則王禮亦適子死有適孫適孫死有適曾  
孫向下皆然也又案喪服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天子之義亦當然若虞舜之與



漢高皆庶人起為天子蓋亦不臣諸父昆弟而有服也  
**凡弔事弁經服**  
弁經者如加環經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經大如總之經其服錫衰總衰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喪服舊說以為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故書弁作紼鄭司農紼讀為弁而加環經環經即弁經服○近疏凡弔事弁經服○釋曰弔事言凡附近之近紼音弁之也弁經其服則錫衰總衰之等也○注弁經至經服○釋曰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者爵弁之形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為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為弁經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為之故云如爵弁而素云加環經者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經即與絞經有異矣謂以麻為體又以上股麻為體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經加於素弁之上故言加環經也云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者彼謂小斂之後主人已改服容則不用玄冠羔裘朝服以弔之引之者證凡弔服及弁經皆施之於小斂已後也云經大如總之經者弔服環經大小無文但五服之

經總經最小弔服之經亦不過之是以約同總經故云經大如總之經也云其服錫衰總衰疑衰者此文弔事之經下文陳三等弔服錫衰以下明上下相成故據下文而說也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知者案服問云君為卿大夫錫衰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故知之也云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者不言君而言諸侯則是弔異國之臣法不著弁經而云皮弁故云變其冠耳云喪服舊說以為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者此引舊說而破之庶人弔服首服素冠而素裳其衣裳當疑衰故喪服鄭注云士疑衰素裳冠則皮弁之經庶人不爵弁則其弔冠素委貌也若然士與庶人服同冠弁則異也云國君於其臣弁經者服問云當事則弁經是也云他國之臣則皮弁者喪服小記文是也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者喪服記云朋友麻故知大夫於士士自相於有朋友之恩者服麻也大夫相於不假朋友恩以其服問卿大夫相為亦錫衰弁經不言朋友也凡弔服天子之服於此上下具矣其諸侯弔服亦應三衰俱有知者以天子自大裘以下至素服上公自衾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皆相如明諸侯三衰皆有但所用據文唯有服問云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



事則弁經其用總衰疑衰則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也案士喪禮注云君弔必錫衰者蓋士有朋友之恩者加之與大夫同用錫衰耳大夫相於必用錫衰者以大夫雖已降服仍有小功降至總麻則不得以總衰為弔總衰既不弔明疑衰亦不可為故以錫衰為弔服也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避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鄭注喪服云避諸侯也凡弔服皆既葬除之其大夫妻亦與大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注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是也服問云為其妻出則不弔與大夫小異耳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為反下及注除為疏注王后至杖期。釋曰云凡喪者諸侯害一字皆同。諸臣皆為天王斬衰王后齊衰故云凡以廣之鄭云王后小君也者解經臣為王后著齊衰之意鄭又云諸侯為之不杖期者案喪服不杖章云為君之母妻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但諸臣亦為王斬衰為后期鄭特言諸侯者以喪服斬衰章云臣為君諸侯為后之文故鄭解之本不見諸云為君之母妻不別見諸侯為后與臣為之同故不別見也其御大侯為后者以其諸侯為后與臣為之同故不別見也其御大

夫適子為君夫人亦與諸臣同士之子賤無服當從庶人禮服問云諸侯之世子不為天子服注云遠嫌也與畿外之民同服服問又云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注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天子卿大夫適子亦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當然故云如士服也

**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君為臣服

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玄謂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疏王為至弁言疑也擬於吉。易以政反去起呂反下同。疏王為至弁天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總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云首服皆弁經者三衰同皆弁經。注君為至於吉。釋曰君為臣服弔服也者欲見臣為君斬君為臣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司農解錫衰總衰者喪服傳文其總衰疑衰無文先鄭當更有所見後鄭皆從但增成其義耳鄭注喪服破升皆為登布八十縷為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也云有事其縷及有事其布者皆



謂以水濯治去其垢者也。玄謂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以其  
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故云擬於吉者也。  
凡甲皆不見婦人。吊服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  
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是婦與夫同。其首服即鄭注  
喪服云。凡婦人弔服。大札大荒大裁素小服。大札喪病  
吉筭無首素總是也。大札大荒大裁素小服。大札喪病  
饑也。大裁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注大札至之  
伯宗哭梁山之崩。縞古老反。劉剛燥反。注大札至之  
大札喪病者。以春秋傳有大昏札。瘞之文。故知札為疫病也。  
云大荒饑饉也。者爾雅穀不孰曰饑。蔬不孰曰饉。即曲禮云  
歲凶年穀不登是也。云大裁水火為害者。謂若春秋宋災。謂  
有水災為害。又孔子世家云。哀三年孔子云。桓僖災。又公羊  
云。雉門災之類。皆火災也。云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  
山之崩者。事在成五年。引之者。證服此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  
若然。梁山崩。非大札大荒。大裁引為證者。欲見山崩與大札  
大荒服同。是以大司樂云。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合去樂下  
文。云大札大凶。大裁令弛縣。弛縣與去樂互。相明則去樂是  
同。梁山崩。又是四鎮五嶽之類。則大札大荒素服。縞冠與哭  
梁山崩。同可知。若然。此言素服案玉藻云。年不順成。則天子  
素服。乘素車。食無樂。義與此合。彼又云。年不順成。大夫不得

造車馬君衣布摺本義與此違者彼  
衣布謂常服謂禱祈義與此同也  
公之服自衾冕而

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

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

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

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

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

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自公之衾冕至卿大夫

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雜記曰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

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

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

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知大夫加以大功小

功士亦如之又加總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



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為端玄謂  
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  
其袂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  
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其齊側皆反注士齊同有  
襦音儒本亦作襦屬音燭廣古曠反後疏公之至素端。有  
廣袤同袂起呂反上時掌反侈昌氏反疏釋曰陳天子吉  
凶之服說自此已下陳諸侯及其臣之服貴賤不同之事也  
但上其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袞冕以下差次如之上  
得兼下不得僭上也大夫云凶服加以大功小功者天子  
諸侯自旁期已下皆絕而不為服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謂本  
服大功小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總者其本服之總  
則降而無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者士之助祭服弁不  
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  
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  
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為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  
之服也云其凶服亦如之者亦如大夫有玄端者則士冠上  
降服則亦有總服故鄭增之也其齊服有玄端者則士冠上  
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特牲士之享祭之服也素端者  
即上素服為札荒祈請之服也。注自公至八寸。釋曰云  
自公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者

此上公袞已下既非自相朝聘之服又非已之祭服案曾子  
問云諸侯禋冕出視朝鄭云為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春夏  
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是受享受覲皆在廟是受朝之  
事及助祭在廟理當禋冕也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  
助祭亦用冕服可知故鄭君臣朝聘並言也云諸侯非二王  
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知之者案玉藻云諸侯玄端而祭  
注云端當為冕是諸侯玄冕自祭於己也案玉藻云諸侯祭  
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  
冕祭於己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  
其實相兼乃共也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父王廟中得  
用袞冕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云天  
子之禮是也若餘廟亦玄冕或可依公羊傳云自牲則公牲  
駢糝魯公牲羣公不毛魯公既與羣公別牲而用駢糝則其  
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袞冕其餘廟  
亦得用玄冕也云雜記曰大夫爵弁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  
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  
皆玄冠與士同者鄭引雜記者上已說諸侯祭於已說更明  
孤已下自祭不得申上服之意也云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  
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知大夫祭皆用玄冠與士同故少牢  
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玄冠玄端是其餘



皆玄冠與士同也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  
弁自祭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云玄冠自  
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者朝服據少牢大夫禮玄端據特  
牲士禮而言也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者欲見此經  
上服惟施於天子廟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知諸侯自相  
朝聘用皮弁者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  
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曾  
子問云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及彼下文諸侯  
相朝云朝服而出視朝鄭云為事故據此上下而言明自相  
朝不得與天子同即用皮弁可知也云此天子日視朝之服  
者此解皮弁非諸侯常服之物惟於朝聘乃服之意也云喪  
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者欲見大夫言大功小功天子諸侯  
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此云齊者據為后夫人而言  
若然天子於適孫承重亦期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若無適  
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曾孫亦期及至適玄孫皆然  
也既為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下之婦承  
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云卿大夫  
加以大功小功者是據正服大功小功若總則降而無服故  
不言云士亦如之又加總焉者士不降服明知更加總也云  
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者然上文已云素服士

既轉相如已有素服矣今於經別云玄端素端為士設文者  
以其大夫已上侈袂同惟士不得侈袂以端為之故經別見  
端文也若然士之素端言齊者見禱請也則上文素服亦是  
齊服禱請可知也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與制者鄭解士別  
見文素意也鄭司農云衣有禱裳者為端者此端據正幅不  
據禱裳故後鄭不從也玄謂端者取其正也者端正也故以  
正幅解之也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  
者云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故彼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  
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玄端之身長二尺二寸  
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  
故云屬幅廣袤等袂則長也言皆者皆玄端素端二者同也  
云其袂尺二寸者據玉藻深衣之袂尺二寸而言也云大夫  
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  
寸袂尺八寸者此亦無正文案禮記雜記云凡弁經服其衰  
侈袂少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大袂侈大也鄭以侈為大即  
意為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凡天子  
冕服有章者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別小章章依  
命數則皆十二為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  
其小章章別皆九而已自餘鷩毳毼毼以下皆然必知有小  
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玄冕一



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 **比大祭祀**

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 **大賓客其其衣服而奉之** 奉猶送也送 **疏** 注奉

王所。釋曰云大祭祀則中兼有次小祭祀以其皆是王親

祭故舉大而言賓客言大者據諸侯來朝也王者不敢遺小

國之臣則其臣來聘亦有接待之法亦畧舉大而言皆 **大**

當奉衣服而送之於王王服之以祭祀及接賓客也 **喪其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廡衣服皆掌**

**其陳序** 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故書廡為淫鄭司農云淫

力驗反廡 **疏** 大喪至陳序。釋曰云大喪至喪其中兼小

虛今反 **疏** 喪也復衣服謂始死招魂復魄之服案雜記

云復者升屋西上則皆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諸侯九人七

人五人大夫士亦依命數人執一領天子衮冕已下上公亦

皆用助祭之上服云斂衣服者小斂皆十九稱大斂則士三

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蓋百二十稱。注奠衣

至樽中。釋曰云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者案下守祧職云

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

上則此奠衣服也者云立謂廡衣服所藏於

樽中者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政令** 謂外祀

祀於四郊者域 **疏** 典祀至政令。釋曰云掌外祭祀之兆

兆表之塋城 **疏** 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者謂遮列不得有

人來入域中故云禁令也。注外祀至塋域。釋曰云所祀

於四郊者域兆表之塋域者此即小宗伯所云兆五帝於四

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已下皆是典祀 **若以時**

掌之也言兆域據壇外為溝渠為表塋域者也 **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

屬其屬胥徒也脩除芟掃 **疏** 若以至役之。釋曰云以時

之徵召也役之作使之 **疏** 祭祀者謂天地山川祭祀皆

有時也。注屬其至使之。釋曰鄭知其屬是胥徒者以其

典祀身是下土其下惟有胥徒故知也 不言府史者府史非

役者也徵召也以其司隸主衆 **及祭帥其屬而守其**

隸主供役使故云作使之也 **厲禁而蹕之** 鄭司農云遮列禁人不得令人 **疏** 注鄭



今入。釋曰其屬還是胥徒厲是遮列蹕是止行人故云遮列禁人不得令入也

###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餘也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為祧此王疏注廟謂至諸侯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疏釋曰云廟謂太祖之廟而七又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有二祧享嘗乃止據周而言是知廟祧中有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也云遷主所藏曰祧者以祭法云遠廟為祧去祧為壇既言去祧為壇明遷主先入祧乃至壇耳故知祧是遷主所藏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者先公謂諸蓋已前不追謚為王者先公之主不可下人子孫廟故知向上入后稷廟案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諸侯無二祧先祖之主皆藏於太祖廟故名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若然大王王季之主不可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云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

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祧然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其立廟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為宮院者也案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為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案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必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更用之大斂餘乃留之故知其遺衣服無小斂餘也先鄭云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為諸侯者謂不啻已後諸蓋已前為諸侯者后稷雖不謚為王以其為始祖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也若

### 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疏注

當至生時釋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士虞記文鄭引之者欲見天子已下凡尸皆服死者大斂之遺衣其不服者以為奠衣服者以鄭云象生也既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衾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衾冕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衾冕為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



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為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玄端而服爵弁者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為士其廟則有今為尸還主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端

**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 廟祭此廟也祧祭還主有司宗

伯也脩除黜聖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黜聖鄭司農云黜讀為幽幽黑也聖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黜牆謂之聖

○黜於糾反司農音幽聖烏路反或烏洛反本或作惡同

**疏** 注廟祭至之聖○釋曰云脩除黜聖祭更脩除黜聖示新之敬也今將祭而云脩除知祭此廟也云祧祭遷主者以遷主藏於祧故也案上云尊彝有追享鄭云追祭遷廟之主謂禱祈則此祭遷主之謂也云

有司宗伯也者以其宗伯主立國祀又滌滌濯脩除亦是絜靜之事故知有司是宗伯為之云脩除黜聖互言之者鄭以二者廟祧並有而經廟直言脩除祧直言黜聖故互而通之

明皆有也以鄭云有司恒主脩除祧亦脩除之守祧恒主黜聖廟亦黜聖之先鄭讀黜為幽幽是北方北方其色黑欲見地謂之幽取黑義也知聖是白者以其聖與幽黑白相對故知聖是白即掌蜃之白盛之蜃故引爾雅證之

**既**

**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屬藏之以依神○隋

許憲反劉相憲反 **疏** 注鄭司至依神○釋曰案特牲少鄭以隋為神前沃灌器故後鄭不從也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者案特牲禮祝命授祭尸取菹稷于醢祭于豆間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則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似誤所以誤有脊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齊之是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故有脊此隋祭不合有也云藏之以依神者此義與祭地理之同故云依

神也

**世婦掌女官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女官刑女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比次也具所濯概及棗盛之

爨鄭司農比讀為龙龙貝也○比本亦作庇鄭毗志反注及下同司農匹氏反劉

**疏** 注女官至具也○釋曰此世婦是芳美反沈又上二反

宮卿之官也言女官刑女給宮中之事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男子為奴隸女子入官給使役故云刑女也云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者此亦祭

禮記卷之三十一



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言知比其所濯概及漆盛之饗者濯概漆盛皆婦人之事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概為齋盛儀禮特牲云主婦視饗饗亦女宮之事故知也先鄭云庀庀具也者先鄭周禮內有比皆為庀具

**詔王后之禮事** 薦徹之節者見外宗云為王后是薦徹故知詔告是薦徹邊豆之節

**帥六宮之人共齋** 帥世婦女御之節 帥世婦女御者案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為齋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鄭注云助其帥世女宮是以知齋盛世婦女御之事也

**相外** 內宗之禮事 同姓異姓之女有爵 疏 注同姓至后者

異姓之女有爵以解外內宗者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是同姓之女有爵又云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亦是異姓之女有爵故知之也知相是佐后者外宗云佐后薦徹豆籩內宗云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注云佐外宗故知外內宗轉相

佐后此官 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 比帥詔相 疏 其事同

大賓至如之 釋曰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禮賓之法故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裸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是其饗有后事也彼不言饗食之禮亦當有后助王之事故此言之也 注比帥至事同 釋曰此摠說上文四經所云比帥詔相言相取同其事則同故云亦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 如之耳

**苛罰之** 苛譴也 莫音暮下同 疏 大喪至罰之 釋曰

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 凡九殯已下以尊卑為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

**王后有擗事於婦人則詔相** 鄭司農云謂爵婦人

大記曰夫人亦拜 疏 注鄭司至堂上 釋曰先鄭云謂爵

寄公夫人於堂上 喪之事言爵婦人者天子命其臣后亦命其婦是爵命婦人

也言王后有拜事於婦人謂受爵命之時有拜謝王后也後

鄭不從者上言大喪下言后之拜事則所拜者為大喪而拜

故引喪大記為證但喪大記所云者是諸侯之喪主人拜寄

司禮疏卷三十一



公於門西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其寄公與主人體敵  
故也明知天子之喪世子亦拜二王後於堂下后亦拜二王  
後夫人於堂上可知是以僖公二十四年左氏傳云宋公過  
鄭鄭伯問禮於皇武子武子對曰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  
焉有喪拜焉謂王喪二王後來奔嗣王拜之明二王後夫人  
來弔后有拜法若然二王後夫人得有赴王喪者或夫人在  
畿內來歸寧值王喪則弔赴也  
**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主通之使疏注主通至共授。釋曰王后六宮之內有徵  
相共授疏索之事須通達於外官者世婦宮卿主通之  
使相共給付授之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農云謂婦人所薦杜疏內宗至豆籩。釋曰婦人無外事  
子春云當為豆籩疏惟有宗廟祭祀薦加豆籩以豆籩  
是婦人之事故薦之。注加爵至豆籩。釋曰鄭知加豆籩  
是加爵之豆籩者以其食後稱加特牲少牢食後三獻為正  
獻其後皆有加爵今天子禮以尸既食後亞獻尸為加此時  
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即醢人籩人加豆加籩之實是也。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  
外宗。釋曰鄭知佐外宗者見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籩故  
云佐外宗也但籩豆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  
宗內宗傳與外者故知佐傳也  
**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  
則從大喪序哭者次序外內宗及命婦  
釋曰饗食賓客俱在廟饗食訖徹器與祭祀同亦后徹外內  
宗佐傳故云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釋曰內宗於后有  
事皆從故於此摠結之也。注次序至哭王。釋曰知次序  
有外內宗也知有命婦者上世婦職已云大喪哭諸侯亦  
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者故序哭中有命婦也  
**哭諸侯亦**  
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  
是言掌卿大夫云

**疏**哭諸侯亦如之。釋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為之  
總衰者也若檀弓云以爵弁純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  
國王遙哭之則婦人不哭之婦人無外事故也。注王后至  
夫云。釋曰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者



諸侯為賓王后弔臨之鄉大夫已臣輕故王后不弔故遺內宗掌弔臨之事明為后掌之若然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鄉大夫之喪案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豆眠豆豆籩

及以樂徹亦如之視視疏外宗至如之。釋曰云之豆籩皆玉飾之餘文豆籩不云玉者文畧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籩者以豆云玉畧籩不言義可知也云眠豆籩者謂在堂東末設之時眠其實也云及以王后以樂

羞盥則贊贊猶佐也疏王后至則贊。釋曰羞進也樂以進之言則贊者亦佐后進之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盥贊后薦徹豆籩則薦徹俱言玉盥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為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黍稷宰徹之若然豆籩與盥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

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獻獻酒於尸疏於尸

注獻獻酒於尸。釋曰云獻獻酒於尸者則朝饒饋獻及酌尸以食後酌尸亦是獻獻中可以兼之亦贊可知也王

后不與則贊宗伯其事。釋曰案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徹豆籩若然宗伯非直攝其裸獻而已於后有事豆籩及簠簋等盡攝之耳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小祭祀謂之耳

疏注小祭至宮中。釋曰知小祭祀謂在宮中者以其后無外事故知謂宮中宮中小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雷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彼兼外神故以玄冕該之也云賓客之事亦如之者饗食亦掌事如小祭祀也

大喪則敘外內

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內內外外宗及外命婦疏注內內

釋曰經直云外內鄭云內外宗及外命婦則內中以兼外宗外中不兼內命婦也經不云內外宗內外命婦者意欲見內是內宗舉內以見外其外中則不得舉外以見內以其內命婦九嬪敘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敘哭者注云后哭眾乃



哭是內命婦九嬪敘之  
故鄭亦不言內命婦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一

禮部  
同向

而精嘉嘉中又書  
用而釋禮藏中精

知曾尉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澍葉

周禮注疏卷二十一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一

與命

此乃臣之儀也 浦鏜云乃下疑脫諸

則為二伯分陝者也 監本陝作陝。按从二入合說文

自外雖是周之同族 閩本同監毛本之誤公

其士一命 余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岳本嘉靖本一作壹下

廊中無相 浦鏜云廟誤廊

當執圭璋也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執改以

此命卿亦是夏殷法 監本亦字空缺



五等諸侯同 閩本同監毛本同誤國

為三命命是矣 按下命字疑衍

即有貳車 閩監毛本貳改二非

司服

祭社禘五祀則希冕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希冕本又作絺

毳罽衣也 余本嘉靖本同釋文亦作罽衣閩監毛本作罽

希讀為絺或作希字之誤也 賈疏引書注鄭君讀希為希

希讀為希或作希字之誤也以作希為字誤鄭所不從也

今尊其祭服 閩監毛本今誤令

天作詩是裕之祭禮 閩監毛本禮誤祀

謂刺繪為繡次 毛本繪誤繡○按刺當作刺七遼切凡

以有兩翼即曰鳥 閩監毛本即改則

今時伍伯纆衣 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伍改五按賈疏引注作伍伯云伍行也伯長也然則今本作五伯非

故書弁作紼 毛本紼誤紼

鄭司農紼讀為弁而加環經 宋本嘉靖本疊弁字

云佗國之臣則皮弁者 閩監毛本佗誤佗

為其妻出則不弔 浦鐘云服誤弔

衰在內 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衰作哀當據以訂

大荒饑饉也 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饑作飢賈疏引注亦作飢非○按作饑則合於說文字指



士之衣袂

此本及監本被誤袂今訂正

大夫已上侈之

葉抄釋文作以上侈之

惟在周公又王廟中

閩監毛本同此本缺一頁浦鐘云女誤又○缺頁今補

不得申上服之意也

宋本申作由

則此奠衣服也者

浦鐘云也者蓋誤倒按疑作是也

所藏於棹中者

閩本同監毛本棹改槨

典祀

掌其政令

余本閩本同疏標起訖亦云典祀至政令唐石經嘉靖本監毛本作禁令按釋曰掌其禁令者謂遮

列不得有人來入域中故云禁令則賈本亦為禁令此作政

典祀至政令

閩本同監毛本改禁令是也

芟掃之徵召也

余本嘉靖本掃作掃此從手者俗作

守祧

注守祧至諸侯

閩監毛本守祧改廟謂是也○今依訂

士虞記文

閩監毛本記誤禮

黝讀為幽幽黑也

諸本同漢讀考謂當作幽讀為黝黝黑也以上經注黝字皆當作幽○按此亦

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之一

又涖滌濯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滌改謂非

祝命授祭尸取菹梗于醢

監毛本祝誤祀閩監毛本授誤授按梗為換之誤

世婦

比其具

釋文比本亦作庇按注云比次也又司農讀為庇庇具也作庇非



具所濯概及粢盛之爨

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概作既非疏同

比帥詔相其事

同閩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此誤此按比帥詔相上文四事也

凡王后有摯事於婦人

余本同唐石經嘉靖本摯作摯當據正閩本作摯監毛本作摯皆訛

得有赴王喪者

此本王字刺擠閩監毛本遂排入

丙宗

佐王后薦玉豆籩

閩監毛本王誤王

故於此摠結之也

惠按本同閩監毛本於改以

外宗

視視其實

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上視作眡○按注易經古字為今字則第一字已改淺人乃以經改

注

凡祭祀贊玉盥

閩監毛本王誤王

獻獻酒於尸

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於改于非

注獻獻酒於尸○釋曰

閩本同監毛本脫上六字



周禮注疏卷二十一按勘記

南昌袁泰開按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圖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  
東西○夾古浹反劉古協反○  
疏注公君至東西○釋曰  
侯之通稱言君則上通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為君也云  
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者謂未有死者之時先  
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出其丘壟之處丘壟之言即下文丘封  
是也既為之圖明藏掌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云先王造塋  
者但王者之都有遷徙之法若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  
於洛邑所都而葬即是造塋者也若文王在豐葬於畢子孫  
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文王弟當穆則武王為昭居左  
成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已下皆然至  
平王東遷死葬即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然  
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

司馬遷



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  
事于大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  
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為昭閔公  
為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於閔公之上  
為逆祀者案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  
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  
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於後皆  
亂也若然兄弟相事後事兄為君則昭穆易可知但置瑩以  
昭穆夾處與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

後各以其族

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

疏凡

侯居至其族釋曰言凡者以其非一故并卿大夫以凡之  
此因上而言以其王之孫皆適為天子庶為諸侯卿大夫  
士若出封畿外為諸侯卿大夫士者因彼國葬而為造瑩之  
主今言諸侯卿大夫士者謂上文先王子孫為畿內諸侯王  
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言居左右者若父  
為天王是昭則子為穆居右若父是穆則子為昭居左為卿  
大夫居後亦然但昭穆不定故左右俱言謂一父之前後左  
右並有也云各以其族者謂次第假令同昭穆兄當近王墓

弟則遠王墓為次第諸侯言左右卿大夫士下云各以其族  
互相通也注子孫至昭穆釋曰言子孫者據造瑩者所  
生為子已後左右王之生累世皆是孫言以尊卑處其前  
後者尊謂諸侯卑謂卿大夫士云亦併昭穆者謂兄弟同倫  
當昭自與昭併當穆自與穆併不謂昭穆併有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無勇投諸瑩疏注戰敗至罰之釋曰曲禮云死寇曰兵  
外以罰之疏注云當饗祿其後即下文云凡有功者居  
前是也此是戰敗故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  
投之瑩外罰之也

疏

注居王至中央釋曰云居前則不問為諸侯與卿大

曲禮云死寇曰兵兼餘功若司勳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  
也言處昭穆之中央者上云諸侯居左右已前即是昭居左  
穆居右今云昭穆之中央謂正當王以爵等為丘封

之度與其樹數

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

有差別疏以爵至樹數釋曰此文自王已下皆有而  
彼列反云爵等為丘封之度則天子亦是爵號也雖



云度與樹數天子已下無差次之文。注別尊至有差。釋曰云別尊卑尊者上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故云別尊卑也。鄭知王公曰丘阜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爾雅云土之高者曰丘高丘曰阜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聚土曰封人。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則公中可以兼五等也。鄭引漢律者。周禮丘封高下樹木之數無文以漢法況之也。若然案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刃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之者以春秋緯或說異代多與周禮乖故不引或鄭所不見也。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所不制故也。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始甫也。請量度所始窆之處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地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既有葬日也始窆時祭以告后土家人為之尸。度待洛。疏大喪至之尸。釋曰大喪謂王喪有日謂反注量度同。疏葬日天子七月而葬葬用下旬云請度甫窆者謂家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也言遂為尸者因事曰遂初請量度至葬訖祭墓故家人遂為尸也。注甫始至之尸。釋曰先鄭以遂為之尸據始穿時祭墓地家人為之尸後鄭據始穿時無祭事至葬訖成墓乃始祭墓故家人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

為尸不從先鄭者見小宗伯云十葬兆甫窆哭之又云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謂虞祔下乃云成葬而祭墓為位據彼文則初穿地時無祭墓地之事葬訖乃有祭墓地即此遂為之尸一也。故後鄭不從先鄭若然引之在下者小宗伯雖無初祭墓地之事亦得。及窆以度為丘隧其喪之窆。通一義故引之在下。及窆以度為丘隧其喪之窆。哭。喪。大記曰凡封用綽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窆彼驗反又補鄭反去起呂。疏及窆至空器。釋曰上經反咸本又作緘同古鹹反。疏已甫窆祭墓說此經復云及窆以度為丘隧者此更本初欲窆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耳。注隧羨至以咸。釋曰以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文公請隧不許王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則天子有隧諸侯已有羨道隧與羨異者隧道則上有負土謂若鄭莊公與母掘地隧而相見者也羨道則通故鄭舉土若然隧與羨別而鄭云隧羨道者對則異散則通故鄭舉羨為況也。云下棺豐碑之屬者此按檀弓公肩假云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云豐大也天子斲大木為碑形如石碑前後重鹿盧是大碑之事言之屬者仍有六緯之等故引喪大記也。凡封者封即窆謂下棺云執紼去碑負引者謂天子



千人分執六紼諸侯五百人分執四紼其棺當於壙上執紼者皆負紼背碑以鼓為節而下之云君封以衡大夫以威者衡橫也謂以木橫之於棺傍乃以紼繫木下棺大夫以威者大夫卑不得以木橫之直有棺傍咸耳以紼繫之而下棺也彼諸侯及大夫法天子之法耳無文及葬言鸞車象人車故引之以為證天子之法耳

**疏** 及葬言鸞車象人車言問其不如法度者玄謂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巾如字劉居觀反語魚據反非同備**疏** 及葬至象人○釋曰及至也謂至葬反語魚據反非音勇○**疏** 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注鸞車至生乎○釋曰云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者巾車職云大喪飾遣車遣車則明器遣送死者之車也云亦設鸞旗者以其遣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旒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以其旌旗在車所建故知有車亦有旗先鄭云象人謂以芻象人者後鄭不從以其言問其不如法度者此後鄭亦不從象人與芻靈別也云言問其不如法度者謂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以其臨葬不得始問其不如法度玄謂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者遣車之數依檀弓云諸侯七乘大夫

夫五乘鄭云天子九乘遣車所載所苞大遺奠大夫苞五个諸侯七个天子當九个令向壙由車抱之而行也云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者此檀弓文彼鄭云俑偶人也謂以為木人與生人相對偶有似於人此則不仁又云非作象人不殆於用生乎哉是記人釋孔子語殆近也言用象人不近於生人乎是孔子善古而非周人也鄭引此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為象人○**及**

**空執斧以泣** 臨下棺也○**疏** 及空執斧以泣○釋音利又音類○**疏** 曰案鄉師云執斧以泣匠師則此亦臨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也○**遂人藏凶器** 凶器**疏** 注凶器明器○釋曰因上文窆下棺訖即遂人壙藏明器明器即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笙等備而不和神明死**正墓位躡墓域守墓禁** 位謂丘封所者之器者也**正墓位** 躡墓域守墓禁 居前後也禁所為**疏** 正墓至墓禁○釋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是躡墓位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畔溝兆躡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注位謂至塋限○釋曰云丘封所居前後者即上文為諸



侯及有功者居前為卿大夫士者居後是也云凡祭墓為

禁所為塋限者謂禁者以塋域為限而禁之也云凡祭墓為

尸祭墓為尸或禱祈焉鄭疏注祭墓至為尸釋曰後

文遂為尸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非一故知謂禱祈也

先鄭云為尸家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

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

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

成墓之事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

躡均其禁疏凡諸至其禁釋曰上文唯見王及子

故此經摠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耳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凡邦中之墓

地疏注凡邦至葬地釋曰鄭知邦中之墓地是萬民所葬

爵者故知經邦墓是萬民若然下文云令國民族葬非有

等之大小而見有爵者謂本為庶人設墓其有子孫為卿大

夫士其葬不離父祖故兼見卿大夫士也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

各從疏注族葬各從其親釋曰經云族葬則據五服之

之內者見左傳哭諸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

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故知族是服內是以鄭云各從其親也

正其位掌其度數位謂昭穆也度數謂昭穆等之大小疏注位謂至大

萬民墓地亦如上文豫有昭穆為左右故云正其位云度

數爵等之大小者亦如家人云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使

皆有私地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疏注古

相容釋曰知古者墓地同處者上文云族葬後相容疏者至

族葬是同處云使相容者釋經私地域也凡爭墓地者

聽其獄訟爭墓地相帥其屬而巡墓屬居其

中之室以守之屬塋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疏帥其

之釋曰云帥其屬者墓大夫帥下屬官也云巡墓屬者謂

墓大夫帥其屬巡行遮列之處云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者謂



萬民墓地族葬地中央為室而萬民各自守之注先鄭云官寺則室也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

喪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

士虞今存者其餘則亡疏職喪至其事釋曰言諸侯者謂小斂大斂葬也

若司裘云諸侯共熊侯豹侯者也言凡有爵者還是卿大夫士言凡以該之耳云序其事者謂若襲斂殯葬先後之事

注國之至葬也釋曰云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今存者此據儀禮之內見在者而言故云今存者但士喪禮始

死時事既夕葬時事士虞葬訖及日中而虞事也云其餘則亡者但儀禮本事義三千條其時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喪

與既夕及虞卒哭與祔小祥大祥禮皆有遭暴秦而亡漢興唯得十七篇高堂生所傳即今儀禮是也故云其餘則亡云

事謂小斂大斂葬也者舉大事而言其間仍有襲事亦掌之下文別見祭故此不兼也

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禭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

佐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職喪主詔贊主人玄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

命往○賵疏注有事至命往釋曰知有事謂含禭贈賵芳鳳反

傳皆言衣被曰禭貨財曰賵車馬曰賵珠玉曰含明知有含賵贈賵之屬又案士喪禮兼有贈賵無常惟玩好是也不言

賵者賵施於生者故亦不言也先鄭云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也後鄭不從者下文云公有司豈得公分之為諸

侯有司為王有司乎明此國有司亦不得分之也故凡其後鄭云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向喪家者也

喪祭詔其號治其禮鄭司農云號謂謚號玄謂告以牲號齋號之屬當以祝之

音疏凡其至其禮釋曰喪祭餘文皆為虞此言凡者以咨其喪中自相對則虞為喪祭故言凡以該之是以鄭

八月為吉祭則祥禫已前皆是喪祭故言凡以該之是以鄭亦不言喪祭為虞也云治其禮者案大宗伯亦云治其禮鄭

云謂簡習其事此治其禮義亦然也注鄭司至祝之釋曰先鄭云號謂謚號後鄭不從者小宗伯云小喪賜謚讀誅

不在此故後鄭云告以牲號齋號之屬當以祝之有牲號齋號謂若特牲少牢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皆是祝辭故云當



以祝也。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其當  
共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  
來居其官曰公。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  
當催疏注。今至督也。釋曰。云令其當供物者給事  
督也。命職喪依式令之使相供。云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  
其君所來者解稱國之意。君則王也。云居其官曰公者。謂不  
須王命自居其官之職往供。  
則曰公公謂官之常職也。

春官宗伯下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

國之子弟焉

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  
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國之子弟公卿大  
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文王卅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  
於上尊然則周疏大司至弟焉。釋曰云掌成均之法以  
人立此學之宮。治建國之學政者成均五帝學名建立

也。周人以成均學之舊法式以立國之學。內政教也。云而合  
國之子弟焉者。大司樂合聚國子弟將此以教之。注鄭司  
至之宮。釋曰先鄭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  
此成事已調之樂者。案樂師惟教國子小舞。大司樂教國子  
大舞。其職有異。彼樂師又無調樂音之事。而先鄭云樂師主  
調其音。大司樂主受其成事。義理不可。且董仲舒以成均為  
五帝學。故依而用之。玄謂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者。前漢  
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彼云  
成均五帝學也。云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法者。鄭見經掌成  
均之法。即是有遺禮可法。效乃可掌之。故知有遺禮也。云國  
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者。謂之國子。者。案王制云。王  
大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後選者。引文不具。此云弟者。則  
王子是也。自公以下。皆適子。乃得入也。云文王卅子曰於成  
均。以及取爵於上尊者。案彼文上云。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  
以言揚。又云。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  
注云。進於眾學者。又云。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  
取爵於上尊也。彼鄭注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  
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  
旅。鄭引之者。證成均是學意。若如先鄭以義解之。何得於中



飲酒故知先鄭之義非也云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者即虞  
庠之學是也若然案王制有虞氏名學為上庠下庠至周立  
小學在西郊者曰虞庠堯已上當代學亦各有名無文可知  
但五帝摠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謂若三代天子學摠曰  
辟雍當代各  
有異名也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

為樂祖祭於瞽宗

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  
夔典樂教胥子是也死則以為樂

之祖神而祭之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於  
瞽宗祭於廟中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  
之祭於學宮中○瞽音古夔求龜反胥音  
子音育本亦作胥泮音判本亦作頰同  
鄭知是多才藝者以其云道通物之名是已有才藝通教於  
學子故知此人多才藝耳但才藝與六藝少別知者見雍也  
云求也藝鄭云藝多才藝又憲問云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禮樂既是六藝明上云藝非六藝也此教樂之官不得以六  
藝解之故鄭云道多才藝也云德能躬行者案師氏注德行  
外內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彼釋三德三行為外內此云  
德能躬行則身內有德又能身行尚書傳說云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則此人非直能知亦能身行故二者皆使教焉死則

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先鄭云瞽樂人者序官上瞽中瞽下  
瞽皆是瞽矇掌樂事故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云或曰祭  
於瞽宗祭於廟中者此說非故引明堂位為證是殷學也祭  
樂祖必於瞽宗者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  
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雖有學于戈在東序  
以誦弦為正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學禮  
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  
亦在瞽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  
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  
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德可以為之也  
是皆有先師當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以  
諸侯之德是天子親祭之不見祭先聖者文不備祭可知以

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中猶忠也和剛柔通  
也祗敬庸有常也善

父母曰孝善

疏

以樂至孝友○釋曰此必使有道有德者  
教之此是樂中之六德與教萬民者少別

○注中猶至曰友○釋曰此六德其中和  
德之下孝友二德取大司徒六行之上其祗庸二德與彼異  
自是樂德所加也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通也注大司徒與此  
同祗敬庸有常也並訓而見其義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



友爾雅釋

訓文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善物喻

善事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劉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

誦發端曰言替述曰語。興道許應反劉虛甌反注同下音

導諷方鳳反劉古愛疏注與者至曰語。釋曰此亦使有

反劉古哀反倍音佩疏道有德教之云興者以善物喻善

事者謂若老狼與周公之輩亦以惡物喻惡事不言者鄭舉

一邊可知云道讀曰導者取導引之義故讀從之云導者言

古以劉今也者謂若詩陳古以刺幽王厲王之輩皆是云倍

文曰諷者謂不開讀之云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背文但

諷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詠以聲節之為

異文王卅子春誦注誦謂歌樂歌樂即詩也吟詠以聲節之為

云歌樂亦是之聲節之囊二十九季札請觀周樂而云為

之歌齊為之歌鄭之等亦是不依琴瑟而云歌此皆是徒歌

曰誦亦得謂之歌若依琴瑟謂之歌即毛云曲合樂曰歌是

也云發端曰言替述曰語者詩公劉云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毛云直言曰言替述曰語奇氏說文云直言曰論答難曰語

論者語中之別與言不同故鄭注雜記云言言已事為人說

為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

夏大濩六武

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

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

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成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以

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

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

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大卷大劉

皆音泰咸如字卷音權又卷勉反又居遠反沈又居勉反磬

上昭反濩戶故反共音恭殫時疏以樂至大武。釋曰此

戰反傳音孚或音附邪似嗟反疏大司樂所教是大舞樂

師所教者是小舞案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舞象謂戈

皆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特云大夏者鄭云樂

之文武中其實六舞皆樂也保氏云教之六樂二官共教者

彼教以書此教以舞故共其職也。注此周至武功。釋曰

案下文以六舞云大合樂明此舞是六代樂必知此六舞雲

門黃帝樂以下及堯舜夏殷周者並依樂緯及元命包彼云雲

門黃帝樂以下及堯舜等皆陳故知黃帝已下也云黃帝曰

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者祭法文彼云百

物不云萬物萬物即百物云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

族類者鄭釋此雲門大卷二名云德如雲之所出解雲門云



民得以有族類解大卷卷者卷聚之義即族類也故祭法云  
正名百物以明民是也云大成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法  
以儀民者祭法文彼云義終此云儀民引其義不引其文云  
言其德無不施者祭法注云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義終謂既  
不施者案祭法注云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  
也者元命包云舜之民樂其紹堯之業樂記云韶繼也注云  
言舜能繼紹堯之德是也云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  
德能大中國也者案禹貢云敷土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  
是敷土之事也樂記云夏大也注云禹樂名禹能大堯舜之  
德大中國即是大堯舜之德也元命包云禹能德並三聖德  
並三聖即是大堯舜之德亦一也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  
民而除其邪者亦祭法文彼云除其所也者言護者即救護也  
作邪也云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  
救護使天下得其所也云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  
害者亦祭法文彼云災災即害一也云言其德能成武功者  
此即克定禍亂曰武也案元命包云文王時民樂其與師征  
伐故曰武又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如是則大武是文王  
樂名而云武王樂者但文王有此武功不卒而崩武王卒其  
伐功以誅虐紂是武王成武功故周公作樂以大武為武王

樂也案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云堯樂名也周禮闕之或作  
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云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  
周禮曰大成與此經注樂名不同者本黃帝樂名曰咸池以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堯若增脩黃帝樂體者存其本名曰大  
咸池則此大成也若樂體依舊不增脩者則改本名曰大  
章故云大章堯樂也周公作樂更作大卷大卷則大章章名  
雖堯樂其體是黃帝樂故此大卷一為黃帝樂也周公以堯  
時存黃帝咸池為堯樂名則更與黃帝樂名立名名曰雲門  
則雲與大卷為一名故下文分樂而序之更不序大卷也必  
知有改樂名之法者按條牒論云班固作漢書高帝四年作  
武德之樂又云高帝廟中奏武德文始注云舜之韶舞名秦  
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五行舞注云五行本周舞高帝六年改  
名文始五行之舞案此知有改樂之法也案孝經緯云伏羲  
之樂曰立基神農之樂曰下謀祝融之樂曰屬續又樂緯云  
顓頊之樂曰五莖帝嚳之樂曰六英注云能為五行之道立  
根莖六英者六合之英皇甫謐曰少昊之樂曰九淵則伏羲  
已下皆有樂今此惟存黃帝堯舜禹湯者案易繫辭云黃帝  
堯舜垂衣裳鄭注云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  
故不述焉則此所不存者義亦然也然鄭惟據以六律六  
五帝之中而言則三皇之樂不存者以質故也



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  
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  
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  
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  
合樂者謂編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  
日至作之致地祇物彫動物羽贏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  
合止祝敵笙鏞以間鳥獸鎗鎗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  
○說音悅長如字上生時掌反後上生皆同去一起呂反下  
文去樂及注同度待洛反編音遍彫眉羸反羸力果反下羸  
物同憂居八反劉古八反球音求搏音博拊方甫反鼗徒刀  
反祝昌六反敵本又作梧魚呂反間廁之間膾本又作膾  
七羊反於于上如字劉音烏丁羊汝反應對之應後皆同  
不更○疏自此已下論用樂之事也云以六律六同者此舉  
音○

十二管以表其鍾樂器之中不用管也云大合樂者據薦腥  
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  
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  
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  
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然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之  
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此三禘下神亦用一代若不隔  
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等與分樂所用樂同故三  
神在下也云以致鬼神示者是據三禘而言云以和邦國已  
下亦據三禘之祭各包此數事故鄭引虞書以證宗廟○注  
六律合陽聲者也至奏效應○釋曰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  
同合陰聲者也案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是  
以據而言焉云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者案典同先鄭云陽律  
以竹陰律以銅後鄭云皆以銅為與此注義同也云轉而相  
生已下據律歷志而言云子午巳東為上生子午巳酉為下  
上生為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為上生為陰陰主減故三分  
一案律歷志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  
大簇為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  
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黃鍾始於左旋八八為位者假令黃鍾  
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巳下皆然是八八為位蓋象八風也  
國語者案彼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鳩對曰律所以



立均出度古之神警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  
義鄭引之者欲取以中聲定律以律均之也云小聲律  
同也故鄭云言以長短度律以律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即  
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即  
是應律長短者也云大合樂者謂編作六代之樂者此經六  
樂即上六舞故知編作六代之樂言編作六代之樂者此經六  
職代訖乃更爲故云編作六代之樂言編作六代之樂者此經六  
明文案彼注致人鬼於祖廟致物於壇壇蓋用祭天地之神  
人鬼在明日祭之者但彼明且所祭天而引彼天地之神既  
多合樂之時當與此三禘正祭樂同故彼此文同稱致但  
據彼正祭祭天地大神無宗廟之祭祭天明日兼祭人鬼與  
此爲異也云動物羽贏之屬者鄭不釋邦國之等直釋動物  
者以尚書不言動物故釋乃引尚書鳥獸之等證之也虞  
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  
所以節樂云以詠者謂歌詩也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  
來至也云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云羣  
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謂舜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  
感也云下管蕤鼓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云合止祝

敵者合樂用祝祝狀如漆簡中有椎搖之所以節樂故狀如  
伏虎背有刻以物標之所以止樂云笙鏞以間者東方之樂  
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鏞者西方之  
樂謂之鏞鏞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其  
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云鳥獸鏞者謂飛鳥走  
獸賡然而舞也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謂韶樂也若樂  
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儀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  
皇來儀止巢而乘匹案此下文六變致象物象物有象在天  
謂四靈之屬四靈則鳳皇是其一此六變彼九成者其實六  
變致之而言耳云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此於  
九成而言之故云夔又曰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  
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云庶尹允諧者庶衆也尹正也  
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云此其於宗  
廟九奏之效應者此經摠言三祀大祭但天地大祭效驗無  
文所引尚書惟虞賓即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讓即此經邦國  
也鳥獸鳳皇等即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即此經以諧萬民  
以說遠也。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分謂各用  
一代之樂



疏

注分謂至之樂。釋曰此與下諸文為摠目上摠云六  
舞今分此六代之舞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使尊卑  
有序故云序若然經所先云祭地後云祀天者  
欲見不問尊卑事起無常故倒文以見義也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乃奏黃鍾

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  
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  
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正音征。疏乃奏至天神。釋曰此黃鍾言  
言云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知不言歌歌據堂上歌  
詩合大呂之調謂之歌者春秋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取  
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金石之樂彼據磬列肆而言是不  
在歌詩亦謂之歌明不據偏歌詩也襄四年晉侯饗穆叔云  
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縣亦此類也。注以黃至是也。釋曰  
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  
據鍾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而  
通也言為均者案下文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  
音鄭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以五聲播之以八  
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

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  
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  
是以鄭云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也言合者此據十二  
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為之主陰呂來合之是  
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  
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  
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族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  
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已後皆然是在  
斗與辰合也云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者以黃鍾律之首雲  
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故云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  
星辰也者案下文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昊天則知此天神  
非天帝也是五帝矣知及日月星者案大宗伯昊天在禮祀  
中日月星辰在實柴中鄭注云五帝亦用實柴之禮則日月  
星與五帝同科此下文又不可見日月星別用樂之事故知此  
天神中有日月星辰可知其司中已下在禋燎中則不得入  
天神中故下文約與四望同樂也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  
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  
郊一用夏正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大傳云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郊東方靈威仰之等是王  
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特尊之也云孝經



說者說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引之證與郊特牲義同皆見郊所感帝用樂與祭五帝不異以其所郊天亦是五帝故也

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為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

州之神及社稷○大簇音太下七豆反下同

地示卑於天神故降用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者以黃鍾之

至社稷○釋曰云大簇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者以黃鍾之

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之初六上生大簇之九二是陽

聲之第二也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娠應鍾亥

之氣也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為之合也云咸池大咸也者此

云咸池上文云大咸以為一物故云大咸也云地祇所祭於

北郊謂神州之神者以其下文若樂入變者是崐崘大地即

知此地祇非大地也是神州之神可知案河圖括地象云崐

崘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知神州之神也知祭於北郊者

孝經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知神州之神也知祭於北郊者

稷雖在小祀若薦祭言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

嶽用血與郊同又在五嶽之上故知用樂亦與神州同謂若

日月星與

五帝同也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寶此言祀者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寶本又作瀆同音獨

與音○疏乃奏至四望○釋曰四望又早於神州故降用陽

餘○疏乃奏第三及用大磬也○注姑洗至樂與○釋曰云

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者以其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

是陽聲第三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

西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為之合也云四望

五嶽四鎮四寶者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四

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四寶也云此

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者以此上下更

不見有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又案大宗伯天神云祀地祇云祭

人鬼云享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而變稱祀明經意本容司

中等神故變文見用樂也無

正文故云或與以疑之也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

夏以祭山川

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為之合函鍾一名林

鍾○蕤人誰反函胡南反函鍾林鍾也○

疏注蕤賓至林鍾○釋曰云蕤賓陽聲第四者應鍾之六

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

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函鍾之為合也云函鍾一名林鍾者此

周禮疏卷五

古



周禮言函鍾月令云林鍾故云一名林鍾也。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

以享先妣

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為之合小呂一名中呂

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闕神之○中音仲亦如字後同嫄音元本亦作原妃音闕立注夷則至神之○釋曰案祭法王配本亦作配闕音秘疏立七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外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祧同亦享嘗乃止若追享自然及之矣云夷則陽聲第五也云小呂為之合者以其小呂已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是其合也云小呂一名中呂者此周禮言小呂月令言中呂故云一名中呂也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者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君義與史記同以為姜嫄帝嚳妃履帝武敏歆謂履帝嚳車轍馬跡生后稷后稷為帝嚳親子鄭君義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為堯官則姜嫄為帝嚳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天帝也是以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聖人跡心悅忻然踐之始如有身

動而孕居期生子是鄭解聖人跡與毛異也云是周之先祖者生民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是周之子孫功業由后稷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故云周之先母也云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者凡祭以其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妃也云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者以其尊敬先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云謂之闕宮闕神之者案闕宮詩云闕宮有恤實實枚枚毛云在周常閉而無事與此祭先妣義違故後鄭不從是以鄭云特立廟而祭之但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為闕宮據其神則曰闕神也若然分樂序之尊者用前代其先妣先祖服袞冕山川百物用玄冕今用樂山川在先妣上者以其山川外神是自然之神先祖生時曾事之故樂用前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射無射無射之代無嫌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射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疏注無先王先公○射音亦注下同夾古洽反圜于權反射至無射之上九是陽聲之下也云夾鍾為之合者以其夾鍾之六五下生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成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亦是其合也云夾鍾一名圜鍾者下文云圜鍾為



宮是一先名圍鍾也云先祖謂先王先公者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服異故別言此則知先王先公樂同故合說以其俱是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音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故書

被皮疏注六者至之播釋曰云六者言其均也謂若黃

各異也或解以為均謂樂器八音之等若然何得先云言其

均始云皆待五聲八音乎明言其均者以為六者各據其首

與下四聲為均故云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云播之言被也

者謂若光被四表是取被及之義也子春云播為后稷播百

穀之播者讀從詩云其始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

播百穀是后稷之事也

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

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

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

象物及天神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

用大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

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之凡動

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

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所謂四靈者天地之

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鳳龜龍

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龍以為畜故魚鱗不滄鳳以為畜故鳥不鬻麟以

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人情不失介音界蜡士嫁反

易以豉反竅苦弔反蛤音審音休律反本又作猶亦作馘同狘休

下同鮪于軌反滄音審音休律反本又作猶亦作馘同狘休

越疏凡六至天神釋曰此一變至六變不同者據難致

反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而言也注變猶至

不失釋曰云變猶更也者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孔

注尚書云九奏而致不同者凡樂曲成則終變更也終則更

奏各據終始而言是以鄭云樂成則更奏也云此謂大蜡索

鬼神而致百物者案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百物而索饗之也鄭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



五穀成於神有功故報祭之鄭必知此據蜡祭者此經摠祭  
百神與蜡祭合聚萬物之神同故此經亦六變致天神故云六  
者下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此經亦六變致天神故云六  
奏樂而禮畢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大蔟云云此鄭知四方各  
別祭用樂不同者以郊特牲云入蜡以記四方又云四方各  
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以四方各物摠地祇  
與動之神物雖有遲疾皆由樂和感之云凡動物摠地祇  
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者言此欲見先致者皆由其神易致  
故也云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此經羽物共川澤  
一變致之是其羽物又走川澤有孔竅者此經羽物共川澤  
緩云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小矣者以其墳衍在丘陵後  
介物在毛物後由是遲墳衍孔竅小矣者以其墳衍在丘陵後  
就此羽物以下介物以上遲竅小故也云是後致者舒之分者謂  
有前後也云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鄭知土祇中已有說川澤  
四靈非直有樂兼有德民和乃致也鄭知土祇中已有說川澤  
案大司徒有五地山林已下有原隰今此則經上已說川澤  
也又土祇中有平地者案大宰九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後  
鄭以三農者原隰及平地以其生九穀故知此土祇中非直

有原隰亦有平地之神也若然不言原隰而云土祇者欲見  
原隰中有社稷故鄭君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土祇者五  
土之摠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也云象物有象在天所  
陰氣是社稱土祇故鄭云土祇也云象物有象在天所  
靈者以其天神同變致之象者有形象在天物者與羽羸等  
同稱物故知有象在天四靈等也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也  
天則不至者欲見介物已上皆以樂和感之未必由德此天  
和則不至者欲見介物已上皆以樂和感之未必由德此天  
地四靈非直須樂要德至乃致之也云禮運已下者欲  
見象物則彼四靈也云何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答案彼注  
云滄之言閃也言魚鱉不閃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答案彼注  
皆據魚鱉不滄也言魚鱉不閃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答案彼注  
情不也案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  
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經則以羽物配川澤羸物配山  
林鱗物配丘陵而此據難致易致而說故文有錯綜不類  
者彼以所宜而言此據難致易致而說故文有錯綜不類  
案日月星鄭以月令祈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  
宗日月星鄭以月令祈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  
星辰非大天神以月令祈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  
土祇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云尚書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九成乃致象物者鄭以儀為匹謂止樂而孕乘匹故凡樂  
九變乃致此直據致其神故與大天神同六變也  
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徵姑洗為羽雷  
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  
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蕤為角  
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  
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  
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  
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

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

鬼可得而禮矣

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

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并與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位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南呂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



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  
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特生者孫竹  
竹枝根之未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  
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也○角如字古音鹿徵張里反下  
同雷音雷九磬依字九音大諸書所引皆依字嶠嶠本又作  
混淪各依字讀裸古亂反響苦篤反大辰如字劉音泰與鬼  
音餘本亦作輿○疏凡樂至禮矣○釋曰此三者皆用一代  
辟音避下同○疏之樂類上皆是下神之樂列之在下文  
者以分樂而序之據天地之次神故陳彼天地已下之神并  
蜡祭訖乃列陳此三帝恐與上雜亂故也言六變八變九變  
成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  
成為三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  
表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  
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  
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  
第一為九變人鬼可得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  
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大  
濩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  
舞人為曲別也禮天神必於冬至禮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  
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  
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  
祈穀實取三陽父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  
於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父生之日萬物秀  
實之時也言圜丘者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園  
者象天圜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  
方皆可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  
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申設祭故亦取  
自然之方丘象地方故也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  
言至此宗廟無所對謂禘祭也但殷人禘於三時周禮惟用  
孟秋之月為之則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于  
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是也天用雲門地用咸  
池宗廟用大韶者還依上分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卑者用  
後代為差也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人神象神生以前代卑者  
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也天地及宗廟並言皆降皆出皆  
至者以祭尊可以及卑故禮記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  
其神多故云皆也天神六變地祇八變人鬼九變者上文四



變已上所致有先後者動物據飛走遲疾地神有孔竅大小其土祇及天神有靈智故據至德至和乃可以致今此三者六變已上則據靈異而言但靈異大者易感小者難致故天神六變人鬼九變也。注此三至之誤。釋曰云此三者皆禘大祭也者案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禘稱也祭法云禘黃帝之等皆據祭天於圜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岷嶓人鬼則主后稷者此三者則大宗伯云祀之享之祭之又大宰云祀大神祇及大享亦一也三者恒相將故鄭據此三者祭之神也云先泰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則下神也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裸焉據宗廟肆獻裸是也云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謂王者皆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以后稷配之也引之者證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禘郊之禘以后稷配圜丘禘以魯配故引祭法禘魯而郊稷為證云圜鍾夾鍾也者即上文夾鍾也云夾

鍾生於房心之氣至明堂者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天官之注云房心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來鍾房心之氣為大辰天之日之處為明堂故以圜鍾為天之宮云函鍾林鍾也者月令謂之林鍾是也云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者林鍾在未八卦坤亦在未故云坤之位云或曰天社在東井與鬼之外者案星經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其輿鬼外也天社神位皆是地神故以林鍾為地宮也云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者以其黃鍾在子子上有虛危故云虛危之宮也云虛危為宗廟者案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為宗廟之宮也云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者若十二律相生終於六十即以黃鍾為首終於南事今此三者為宮各於本宮上相生為角徵羽宮夾鍾陰聲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故云聲類求之也云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者其夾鍾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鍾是呂陰也無射是律陽也天是陽故宮後歷八相生還從陽數也云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地宮是林鍾林鍾自與對賓合但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者地宮是林鍾地甲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中呂上生黃鍾黃鍾為角也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亦嫌不用也林鍾上生大



蕨大蕨為徵也大蕨下生南呂與無射同位  
生姑洗姑洗為蕗祭天四聲足矣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蕨  
大蕨為角大蕨下生南呂南呂為蕗  
姑洗姑洗為徵後生南呂南呂為蕗  
鍾林鍾為地宮又避之不用四聲足矣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  
生後為用也大蕨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  
為用應鍾上生蕗蕗南呂之陽以林鍾是地宮與蕗  
相配合故又避之蕗南呂上生大呂大呂為角以絲多後生  
從陽數故於本宮之位不用者卑之凡言避之者尊之  
於天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用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  
天尊卑隔絕故避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鄭必知有避之  
不用人鬼不敢以其天人所生有取有不敢知之所生濁者為  
角清者為徵蕗者此摠三者宮之所生以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  
若地宮所生姑洗為徵後生先用南呂為蕗先生後用天宮  
多用角先生絲少用徵故云凡宮之徵先生後用以其後生  
徵用也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者此經三者皆不

言商以商是西方金故云祭尚柔商堅剛不用若然上文云  
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祭祀而立五聲者凡音之起  
由人心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泛論樂法以五聲言之其實  
祭無商聲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六面靈鼓靈鼗皆四面路  
鼓路鼗皆兩面者以此三者皆祭祀之鼓路鼗不合與晉鼓  
等趙宣子曰勸之以九歌九功之德皆歌春秋傳云云此文七  
年趙宣子曰勸之以九歌九功之德皆歌春秋傳云云此文七  
謂之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  
禹謨之言賈服與先鄭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此本尚書大  
雷鼓皆下八面六面四面者雖無正文以鼗鼓引春秋也  
祀鼓皆兩面宗廟尊於晉鼓等故知加兩面為四面祭地尊  
於宗廟故知更加兩面為四面祭地尊於晉鼓等故知加兩面為四面祭地尊  
面為八面是以不從先鄭也云孤竹特生者謂若嶧陽孤  
桐云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案詩毛傳云陰竹生於山北者爾  
以其言孫若子孫然知枝根末生者云陰竹生於山北者爾  
雅云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今言陰竹故知山北者爾  
空桑龍門皆山名者以其禹鑿龍門見是山即雲和與空桑  
亦山可知故不從先鄭雲和地名也云九磬讀當為  
大韶者上六樂無九韶而有和韶破從大韶也  
凡樂

周禮疏卷二十一

三



事大祭祀田縣遂以聲展之

下樂縣之類皆放此 **疏** 凡樂至展之。釋曰凡樂事言凡語廣則不而小祭祀亦宿縣至於饗食燕賓客有樂事亦兼之矣言宿扣使作聲而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 **王出入則**

**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

**奏昭夏** 三夏皆樂章名。屍音尸本亦作尸 **疏** 王出至昭夏。釋曰云王

言王出入謂王將祭初入廟門升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尸出入謂尸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燭肉與體其犬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亦祭祀之次也。注三夏皆樂章名。釋曰此三夏即下文九夏皆是詩詩與樂為之章故云樂章名也 **帥國子而舞** 當用舞者 **疏** 注當用至以往。釋曰凡與舞皆使國帥以往

用當遞代而去故選常用 **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

**祀** 也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 **疏** 大饗

祀。釋曰凡大饗有三案禮器云郊血大饗腥鄭云大饗裕祭先王一也彼又云大饗尚殿脩謂饗諸侯來朝者二也曲禮下云大饗不問十謂總饗五帝於明堂三也此經云大饗與郊特牲大饗尚殿脩為一物言不入牲謂饗亦在廟其祭祀則君牽牲入殺今大饗亦在廟諸侯其牲在廟門外殺因即烹之升鼎乃入故云不入牲也。注大饗至肆夏。釋曰鄭知此大饗是饗賓客者以其不入牲若祭祀大饗牲當入故知饗賓客諸侯來朝者也云其他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者則據賓客與尸同奏肆夏案禮器云大饗其賓出入奏肆夏其出也肆夏而送之鄭注云肆夏當為咳夏彼者彼鄭注大饗為裕祭先王祭未有燕而飲酒有賓醉之法與鄉飲酒賓醉而出奏咳夏同故破肆夏為咳夏此大饗饗諸侯來朝則左傳云饗以訓恭儉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依命數賓無醉理故賓出入奏肆夏與尸出入同也 **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



及射令奏騶虞

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為節。騶側留反。召上照反。下

召南

同。疏。大射至騶虞。釋曰。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王有入出之時。奏王夏及射騶虞之詩為射節。注騶虞至為節。釋曰。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召南卒章云一發五犯于嗟乎騶虞以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犯獸而來。喻得賢者多。故下樂師注。引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是也。詔

諸侯以弓矢舞

舞。釋曰。此諸侯來朝將助祭。預天子大射之時。則司樂詔告諸侯射之舞節。注舞謂至之儀。釋曰。案大射云。命三耦取弓矢於次。三耦皆次第各與其耦。執弓揖三挾一矢。向西階前。當階揖升。揖當物。指射訖。降揖如升射之儀。是其舞節也。王。大。食。二。宥。皆。令。奏。鍾。鼓。

王。大。食。二。宥。皆。令。奏。鍾。鼓。

大食。朔月。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猶。勸。也。音。又。疏。玉藻。天子。諸侯。皆。朝。月。加。牲。體。之。事。又。知。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殷。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既。言。大。食。令。奏。若。凡。常。日。食。

則大司樂不令奏鍾鼓亦有樂侑食矣知日王師大獻

食有樂者案膳夫云以樂侑食是常食也

則令奏愷樂

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鄭。司。農。說。以。入。於。晉。○。敗。疏。注。大。獻。至。于。晉。○。釋。曰。案。鄭。志。趙。商。問。必。邁。反。濮。音。十。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云。愷。樂。獻。功。之。樂。者。則。晉。之。振。旅。愷。是。也。故。取。先。鄭。所。引。於。下。案。僖。二。十。八。年。晉。敗。楚。於。城。濮。晉。振。旅。愷。以。入。於。晉。是。所。據。也。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

隗異裁諸侯薨令去樂

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恒在并州。隗猶怪也。大怪異。裁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竇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隗劉九靡反。舊音怪。說文以為隗偉之字。解引此文。字林公回反。李一音杜。回反。會古外反。沂魚依反。雍於用反。賁于敏反。繹音亦。

疏。司農疏卷二十一



注四鎮至可知。釋曰：鄭知四鎮山之重大者以職方九州也。但五州五鎮得入嶽名餘四州不得嶽名者仍依舊為鎮。嶽外故鄭注康誥云：岐鎬處五嶽之外，周公為其於正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是西都無西嶽，權立吳嶽為西嶽。爾雅：嵩高為中嶽，華山為西嶽。據東都地中而言，即宗伯注是也。以嵩與華山俱屬豫州，雍州無嶽名，此經欲見九州俱有災變之理。故注據西都吳嶽為西嶽，而說耳。案爾雅：霍山為南嶽，案尚書及王制注皆以衡山為南嶽，不同者案郭璞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武帝以衡山遼遠，因識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今其土俗人皆謂之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為名，非從近來如郭此言。即南嶽衡山自有兩名，若其不然，則武帝在爾雅前乎，明不然也。案潛縣霍山一名衡陽山，則與衡嶽異名實同也。或曰：荆州之衡山亦與廬江潛縣者別也。云大怪異，裁謂天地奇變者，此奇變與星辰已下為摠之語也。云若星辰奔竇者，謂若左氏云：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其奔竇石於宋五及星竇而雨，是其竇也。云及震裂為害者，謂若左氏云：地震之類，云去樂藏之也者，以其樂器不縣則藏。

之今云去樂明知還依本藏之也。云春秋傳者宣八年左氏云：幸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但卿佐卒，輕於正祭，故辛巳日不廢正祭，重於釋祭當廢之。宣公不廢，釋故加猶以尤之籥，有聲者不入用，是以公羊傳云：去其有聲，廢其無聲。鄭答趙商云：於去者為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即萬入是也。故鄭云：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以其彼云去其有聲，與此經去樂藏之同，故引以為證也。

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札疫癘也。凶凶年也。裁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

疏

大札至弛縣。釋曰：大札疫癘則左氏傳：天昏札瘥是也。大凶則曲禮云：歲凶，

截弛式氏反。鄭音。年穀不登是也。大災水，火則宋大水及天火曰災之類是也。大臣死，則大夫已上是也。凡國之大憂者，謂若禮記：檀弓云：國亡，大縣邑及戰敗之類是也。令弛縣，謂大司樂令樂宮弛常縣之樂也。注：札疫至之為。釋曰：札疫癘也者，凡疫病皆癘鬼為之。故言疫癘也。云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為者，樂縣在於虞，釋下之與兵鼓縣之於車上，休亦釋下之義。相似，故舉今以況古。且上文云：去樂據廟中其縣之樂去其藏之而不作此文，據路寢常縣之樂弛其縣，互文以見義也。去。



者藏之亦先弛其縣弛縣亦去而凡建國禁其淫聲

藏之但路寢常縣故以縣言之也

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云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隋慢

不恭○疏注淫聲至不恭○釋曰經云建國謂新封諸侯

樂音浴之國樂者移風易俗先當用其正樂以化民故

禁此四者也云淫聲若鄭衛也者樂記文鄭則緇衣之詩說

婦人者九篇衛則三衛之詩云期我乎桑中之類是也云過

聲失哀樂之節者若玉藻云御替幾聲之上下上下謂哀樂

替人歌詩以祭樂之哀樂使得哀樂之節若失哀樂之節則

不可也云凶聲云國之聲若桑間濮上者亦樂記文鄭彼注

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云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又引史

記昔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沈於濮水衛靈公朝晉過焉夜

聞使師涓寫之至晉晉侯燕之謂晉平公曰寡人聞新聲為

公鼓之遂使師涓鼓之晉侯使師曠坐而聽之撫而止之曰

昔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沈於濮水

此淫聲非新聲是其義也云慢聲惰慢不恭者謂若樂記

子夏對魏文侯云齊音敖僻僑志即是惰慢不恭者也

喪泣厥樂器也泣臨也厥與也臨笙師罇師之屬與樂器

也與謂作之也○厥許金反與許應反後

皆放此疏注泣臨至之也○釋曰鄭知臨笙師罇師者案

罇音博疏注泣臨至之也○釋曰鄭知臨笙師罇師者案

之屬籥師亦云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司干及葬藏樂

器亦如之疏及葬至如之○釋曰此臨藏樂器還臨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第二十二



而清嘉萬平天書  
中而選樓藏中精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周澍兼

周禮注疏卷二十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二

冢人

因彼國葬而為造塋之主

閩本主誤王惠棟云主一本作祖

若父為天王卿昭

閩本卿誤鄉監毛本改是

此文自王已下皆有

閩監毛本已改以

天子墳高三仞

毛本仞作仞

樹以藥草

惠校本作樹以藥。按藥藥字形之誤草衍字耳說文亦曰大夫藥

天子十月而葬

惠校本作七月此誤

大夫以咸

釋文咸本又作緘。按咸緘古今字



以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閩本同監毛本以案改案左左字複下以蓋此之誤○按

以案不誤

此按檀弓公肩假云此本此字剗劑當衍閩監毛本排入

以其旂旗在車所建惠校本同閩監毛本旂改旌

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惠校本無欲

笙竽備而不和浦鏜云笙竽字誤倒

墓大夫

萬民所葬也余本岳本同嘉靖本監毛本也作地閩本先作也後剗改地此本及閩本疏中標起訖皆剗改也為地○按作地是也經文前曰公墓之地此曰邦墓之地

族葬各從其親諸本同惠校本葬下有謂

後相容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七本後作使按使字複上蓋涉疏文誤疏云使相容者蒙上使各有區域言之也

職喪

又按士喪禮兼有贈賄無常浦鏜云幣誤贈語見記中

號謂諡號毛本謂誤為

令令其當共物者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共改供非疏中此本亦作供

職喪依式令之惠校本作職喪遺令之

春官宗伯下唐石經缺釋文但題宗伯下三字

大司樂

教胄子是也釋文作育子云本亦作胄九經古義云說文引虞書曰教育子云養子使善也爾雅育胄



皆訓長故馬注尚書云胃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按此注當與說文同作教育子陸本是也

尚書傳詩云 浦鐘云傳說誤傳詩

爾雅釋訓文也 孫志祖云監毛訓誤親

倍文曰諷 釋文亦作倍文賈疏作背文瞽矇疏引此注同按此注用古字疏用今字之一證

答述曰語 余本嘉靖本答作荅此從竹非

又為吟詠 閩監毛本詠作咏

大磬 漢讀考云經典舜樂字皆作韶說文革部鞀或作鞀或作磬籀文作磬從磬召聲是則周禮為古文假借字

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 閩監毛本同誤也余本岳本嘉靖本殫作殫余本岳本載音義同葉

鈔釋文能殫時戰反今通志堂本改作殫非也按賈疏引注堯能殫均刑法以儀民而曰彼云義終此云儀民不全引其文言殫殫有異是賈疏本作殫也

樂之文武中 孫志祖云內則注作樂之文武備

是敷土之事也 按當作傳土

彼云除其災災即邪 閩監毛本災並改虐○按虐是也

章名雖堯樂 經義雜記作大章名雖堯樂此因複舉大章遂脫一大字

故此大卷一為黃帝樂也 經義雜記曰一當作亦

則雲與大卷為一 經義雜記作則雲門此亦因上疊雲門字而誤脫

以律立鍾之均 監本立誤直

笙鏞以間 漢讀考作笙庸按賈疏釋此注云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然則

賈本鄭注本作庸字

鳥獸鎗鎗 余本同嘉靖本毛本作鎗鎗閩監本作鎗鎗按釋文作鎗鎗云本又作鎗此本疏中亦作鎗鎗



始於左旋

監本於改而

自此已下皆然

閩監毛本已改以

皆神仕職文

閩監毛本仕誤社。按此謂凡以神士者一章

但彼明且所祭小神用樂無文

毛本脫用字浦鏗云日誤日

云鳥獸滄滄者

毛本同監本改踰踰非下同

乃分樂而序之

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序作祀誤唐石經乃分樂而以下缺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乃分樂而序之

後云祀天者

惠校本同閩監毛本改祭天非

明不據偏歌詩也

宋本歌下有毛

乃奏大族

余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族作簇非注疏及下同釋文作大族唐石經缺石經考文提要云宋纂

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族

應鍾亥之氣也

下脫十月建焉四字閩監毛本皆有

若薦祭言之

惠校本無薦

用血與郊同

閩本同監毛本血下衍祭

以其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

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南呂下增六二兩字

歌函鍾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作函鍾釋文作函此訛唐石經此缺下作函鍾為官

下生夷則之九五

惠校本作上生此誤

凡祭以某妃配

惠校本作其妃此誤

下生無射之上九

惠校本作上生

故書播為藩

九經古義云古藩字亦作播尚書大傳五行傳云播國率相行事鄭注云播讀為藩

周禮注疏卷之三

四



以為六者各據為首 惠校本同 閩監毛本為作其

地祇高下之甚者 岳本祇皆改示非

九奏而致不同者 惠校本致作至

摠釋地祇與動之神物 閩本同 毛本動字實缺 監毛本

非直有樂兼有德 閩本同 監毛本有樂誤以樂

若然不言原隰而云土祇者 閩本同 監毛本然下衍彼

云尚書云 閩本同 監毛本上云改又

九磬之舞 釋文九磬依字九音大諸書所引皆依字因學紀

於大穆之野史記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蕭韶九  
成呂氏春秋帝嚳命咸墨作為舞聲歌九招大列六英帝舜  
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招作於帝嚳舜修  
而用之

無射上生中呂 浦鏜云下誤上

竹枝根之末生者 余本閩監毛本同 宋本岳本嘉靖本末  
作末此本疏中亦作末按根末生者故

云孫竹作末誤也詳漢讀考

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也 惠校本無也此本疏標起訖  
云注此三至之誤亦無也字

漢讀考云此謂九為大之字誤

大護已上 閩本同 監毛本護作護

用之禮凡祭祀 浦鏜云周誤用

天社神位 浦鏜云坤誤神

姑洗為徵後先生用 閩本刻倒先生字 監毛本承之

大族為徵先生後為用也 閩本同 監毛本無下為



以絲多後先生用也

閩監毛本作生先用也

有不明知之不取者

宋本同閩監毛本明作敢

云五聲宮之所生

閩本同監毛本云下有凡

大官所生大呂為角

宋本作人官此誤為大閩監毛本改作天

枝幹也

閩監毛本幹作榦下同

尸出入

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尸改屍疏同釋文作屍出云音尸本亦作尸惠校本疏中亦作尸

按說文尸陳也屍終主也此經用屍為假借

升祭訖出廟門

盧文弨曰通考升作及

詩與樂為之章

閩本同監毛本之作篇

王有入出之時

閩監毛本作出入

王大食三宥

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宥改侑注中同余本岳本載音義作宥葉鈔釋文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宋纂圖互注本宋附釋音本皆作宥漢讀考云有司徹注曰古文侑皆作宥然則以宥為侑古文假借字

大食朔月月半

嘉靖本作朔日浦鏜云按疏下疑脫加性二字

皆朔月加牲體之事

浦鏜云皆疑有字誤

亦有樂侑食矣

惠校本侑作宥下同。按疏內自可作侑

大傀異哉

說文傀偉也从人鬼聲周禮曰大傀異按古人於災異散言皆通對文則異此言大傀異下言大裁則對文也故鄭注此云傀猶怪也大怪異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竇及震裂為害者注下大裁云裁謂水火也今本經注大傀異下皆有裁字蓋涉下文誤衍也當從說文所引。按傀異裁裁之傀異者非常之變也不當據說文疑有衍字鄭注亦曰大傀異裁



嶽在雍州

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嶽改嵩非按賈疏亦作嶽字

籥有聲者不入用

宋本者作音

則去者不入

惠校本毛本同閩監本入改用

據廟中其縣之樂

浦鏜云其疑所之訛

隋慢不恭

余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隋改惰

周禮注疏卷二十二按勘記

終

南昌袁泰開校







